[illegible]

招标

[illegible]

为何比别人的招标书高明，因此隐藏了什么？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一章 新官上任（1）
- 第一章 新官上任（2）
- 第一章 新官上任（3）
- 第一章 新官上任（4）
- 第一章 新官上任（5）
- 第一章 新官上任（6）
- 第二章投石问路（1）
- 第二章投石问路（2）
- 第二章投石问路（3）
- 第二章投石问路（4）
- 第二章投石问路（5）
- 第三章移情别恋（1）
- 第三章移情别恋（2）
- 第三章移情别恋（3）
- 第三章移情别恋（4）
- 第四章 借势出征（1）
- 第四章 借势出征（2）
- 第四章 借势出征（3）
- 第四章 借势出征（4）
- 第五章 竞争对手（1）
- 第五章 竞争对手（2）
- 第五章 竞争对手（3）
- 第五章 竞争对手（4）
- 第五章 竞争对手（5）
- 第五章 竞争对手（6）
- 第五章 竞争对手（7）

第一章 新官上任（1）

1

沙洲三月的风很大很猛，像很多人心底的欲望。风在市委常委会召开前还像剪刀，而在任命刘飞海为青青河流域管理局局长一职时，就刮得动物般凶猛了。它从西边席卷而来，刮得沙洲的半边天仿佛都要塌了，在人的意识还没清醒时，眼前便黑了，好像只一声呼啸，整个沙洲市就找不到了。

看着窗外越变越暗的天，斗风沙节水公司老总张明的眉头皱得能夹一枚硬币。来沙洲五年了，张明对沙洲的沙尘暴早已习惯，虽烦但还能受。只是这一次，他的眉头皱进了心里。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张明朝市委大楼看了一眼，对市委能不能在今天下午的常委会上确定刘飞海为青青河流域管理局局长，他还有些许的担忧。对刘飞海担任青青河流域管理局局长后的美好明天，张明没有许建中和夏辉那么雀跃。但张明懂得一个道理，只有陪还不是大领导的小干部走过青春寂寞期，才能在小干部成为大领导时有机会享受领导干部最繁华的盛年期。

张明的心里其实是很不愿他们折腾的，他觉得和青青河流域管理局原局长胡开德的关系处得一直很不错。虽然胡开德的胆子大了些，心贪了些，色重了些，但等价交换是在这个世界行走的原则，张明想得通。做企业久了，张明坚信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官商之间很像傍大款，是最温柔的劫富济贫。做节水项目就是撒芝麻捡西瓜的游戏，利益永远比友谊牢靠得多，换了刘飞海，银子的分量不一定会少。

一次次的交易，他觉得和胡开德的关系早已上升到哥们的程度。和胡开德，张明早有了一种踏实和熟悉感。张明初来沙洲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商人，在胡开德的庇护提携下才得以成长。他真不想绕进官场的尔虞我诈、你死了我才能活的纷争中，他只想做生意，顺顺当当地做生意。可刘飞海不做生意，只想做官，伙同许建中一步步把胡

开德做到了“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又做进局子喝了稀饭才甘心才放手才后快。

在这个世界行走，有奶就是娘，无奶走他娘，谁升起，谁就是太阳。张明还要靠太阳生长，自然不能得罪新升起的太阳，于是只好半推半就地加入到了刘飞海的队伍中。

胡开德被双规源于省纪委收到了一封关于他擅自挪用灌区改造专项资金修建豪华办公楼的检举信，更要命的是检举信里还夹带了一张他和情妇的性爱光盘。张明很清楚检举信是谁写的、性爱光盘是谁偷拍的，又是谁寄到省纪委的。

在胡开德出事后的一天下午，张明收到许建中发来的短信，要他为刘飞海准备四十万人民币。看着许建中的短信，张明的心里止不住地翻江倒海，一时间觉得自己是那么的龌龊，怎么也成了有奶就是娘的白眼狼。早已不吸烟的他点了一根软中华，久久地陷入到缥缈的思绪中。张明知道，在这个社会，要混就不能太善良。在这个官位含金量越来越高的特权社会里，商人不仅要用望远镜看趋势看发展，还要用显微镜看苗头看问题，与时迁移，才能应物变化，才能水涨船高。想到这里，张明深深叹了口气，将烟头掐死在烟灰缸里，叫来财务部的王姐为刘飞海开好了一张四十万元的现金支票。

窗外呼啸的沙尘暴使管理局副局长刘飞海的焦躁比任何一个人都来得强烈，市委常委会还没有结束，他自然无法得知佳讯，心仍揪得紧紧的。办公室里弥漫出一股呛人的味道，桌上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很满了，刘飞海用手指又戳进一个烟头，用嘴吹吹办公桌上的沙粒，百般焦躁，忍不住又拿起手机看了看，还是没有他等的电话。

时间就在一分一秒中不紧不慢地消失，刘飞海真的沉不住气了。

一万个想知道市委会议室里正在形成的会议决定，可手机不响，他能做的只能是等待。看着马路边的槐树不停地被风摇摆着，刘飞海觉得自己的心也如风中的槐树，不停地晃动。

刘飞海不由地想起为了这一刻打出的那一套套组合拳。

那天晚上在市委副书记刘国泰的家里，刘书记说："市委对确定你全面负责流域管理局工作还有异议，我给几位常委也做了工作，他们表示支持，就看常委会了，应该没有问题。"

刘飞海心头一热，不由动情地说："刘书记，你真是我命中的贵人，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刘国泰说："飞海啊，我也是看重你的为人和能力，是块可塑之材，要是你是根烧柴，我也犯不着这样为你打点。"

刘飞海自然又一番表白："谢谢书记对我的关怀和栽培，无论我能不能就任，刘书记的恩情我一定不会忘记。"

刘国泰点点头说："你知晓就好。"

刘飞海知道他不完全是看上了自己的能力，这个世界早已变得五彩缤纷，漩涡重重，无利谁愿意奔忙？果然，刘国泰后来对他说要这几个常委都投他的票，没四十万打点不了。

可四十万啊，上哪去找？

许建中说："只要路子准，钱可以找嘛。"

许建中是刘飞海大学同学，两人在管理局的关系一直很密切。许建中一贯坚持两条腿走路，在合伙颠覆胡开德的同时，他随时提醒刘飞海不能忘了走上层路线。他对刘飞海说，这个世界只要单单是钱的事，就不是什么难事。刘飞海知道他和斗风沙节水公司的张明来往密切，如果找钱也一定是上张明的公司找。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刘飞海能有这么多朋友热心帮助，是他的福气，他没理由不感动，没理由不努力。

那天从张明的公司出来，握着张明亲手开的支票，刘飞海坚定了信念。他知道，像刘国泰那样重量级的人物，没有把握的话是不会收你的礼金的，更不会给你透露些什么，他其实已在向你表态了，说明他的心里是有数的。刘飞海同时也明白，许建中和张明之所以有这样的热心，也是寄希望于他。

“他年若得为青帝，报得桃花一处开。”刘飞海告诫自己，要是真坐了管理局局长的位子，不能忘了他们的好。

这时，办公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刘飞海猛地转过身，眼睛盯着手机。手机的铃声还在响，刘飞海一时感觉自己的腿有点僵硬了。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眼看手机蠕动着、鼓噪着就要掉到办公桌下面去了，刘飞海才飞快地冲过去抓起手机。

不是自己要等的电话。刘飞海在接听时不由自主地从心底升起一股烦躁。对方听出了他的不快，柔声地问：“怎么了？”

“没怎么，没事最好别再打电话。”刘飞海没好气地说，挂了电话。

刘飞海握着手机又陷入层层猜测之中，笼罩了几天的兴奋在不停的猜测中消失殆尽。走廊传来嘈杂的脚步声，机关人员到点开始下班了。

还是没有要等的电话，刘飞海彻底不踏实了，忍不住在手机上翻出一组电话号码，却最终也没拨出去。

不知过了多久，手机突然又响了起来。刘飞海被突来的手机铃声吓了一跳，半天才反应过来。

看着手机显示的号码正是自己一直期盼的，刘飞海接电话的声音都颤抖起来。听了电话，他的脑子像是被雷击了一般，连句谢谢也说不出来，直到电话那头问：“你怎么了？在听吗？”他才清醒过来，对着电话一个劲地嚷道：“谢谢首长关心！谢谢首长提携！谢谢首长爱护！我绝不辜负首长对我的期望……”

放下电话，刘飞海忍不住伸展双臂吼叫了一声，身后的椅子也一同兴奋，发出清脆的伴奏音。摸摸自己的脸，刘飞海感觉很烫，他为自己的举动笑了。

手机又响起来，是向他祝贺的电话。在他还没接听完时，另一个打进的电话又在嘟嘟地叫响，向他提示着。祝贺的声音在刘飞海耳边

一次次畅响，百鸟朝凤般此起彼伏。好不容易挂了电话，刘飞海感觉腮帮都僵硬了。

手机终于耗尽了能量，办公室安静下来，刘飞海才发现窗外早已灯光闪烁。

第一章 新官上任（2）

2

刘飞海走出办公大楼时，风还刮着，树还扭着，大街上车来车往还如往常一样，但在刘飞海的眼中，风是他飘摇的云，树是他兴奋的帆，车灯是他灿烂的明天。

看着对面走来一对沉醉于甜蜜中的情侣，刘飞海的眼前飘出了常丽丽那对花花枝谢、对月月无光般的娇艳身影，立刻身子热了，魂儿飞了起来。他掏出手机想给常丽丽打个电话，问问她方不方便出来。打开手机盖不见显示，才想起手机早被祝贺的声音打炸了。无奈之下他只得走向路边的公用电话亭。

常丽丽在电话里问他在哪儿，怎么是个陌生的电话号码？刘飞海就说了，然后说："想你了。"常丽丽在电话中哧哧地笑，笑过后说："我也想你了。你来吧，我等你。"

刘飞海没有告诉她已有了佳音。他原本是想告诉她的，但听了她娇滴滴的声音后觉得还是在一起时再对她说吧，那样说不定还会增添云雨时的致幻效果。

紧接着，他又给妻子苏芬打了个电话。苏芬正在家给儿子浩浩辅导作业，一听是刘飞海的电话，也问了一句在哪儿，怎么是个陌生的电话号码？刘飞海愣了一下，撒谎说在酒店，陪上面来的领导吃饭，手机没电了，用吧台的电话报报平安。苏芬在市一中带高三毕业班，年年都被评为优秀教师，年年都是忙忙碌碌。刘飞海对苏芬说回来可能要迟一点，苏芬说能少喝就少喝点酒。不知怎么的，刘飞海的心里突然生出一丝愧疚，他对着电话说："正了。"

苏芬听了只淡淡说了句："这下该满意了吧，没事我挂了，儿子还有道题等我去讲呢。"

刘飞海挂了电话后伸手拦住一辆出租车，直奔青青河边的碧水花园而去。

常丽丽的家就在碧水花园，碧水花园是沙洲新建的一处高档住宅群，也是刘飞海偷情的天堂。走进碧水花园常丽丽的家，刘飞海感觉被风吹冷的脸一下子温暖如春。常丽丽甩着湿漉漉的波浪长发，趿拉着刺绣拖鞋跳跃着为他脱下风衣挂在衣架上，又为他取过一双同样刺绣的拖鞋帮他换了。刘飞海有一种坠入温柔乡的醉美，他双手抱住常丽丽，把嘴唇凑了过去。常丽丽扭动着身子，夸张地哼了几声后，用手抚摸着刘飞海的头发说："先洗洗吧，看你头发都是沙子。"

"丽丽，抱着你的感觉比什么都好，你开瓶酒，今夜你要好好陪我喝几杯。"刘飞海的脸蹭着常丽丽的耳垂火火地说。

"什么事这么高兴呀，是不是局长的位子坐定了？"常丽丽一边取酒一边问。

"让你猜对了，刘书记刚透给的消息。"刘飞海得意地点了一根香烟，舒展着身子说。

"那恭喜你了！"常丽丽说着倒了酒，将酒杯递到刘飞海的手中，秋波烁烁地说："就为你的高升干一杯。"

刘飞海喝下一杯干红，顿时觉得心里热乎乎的。看着常丽丽时隐时现的躯体，刘飞海腹腔中的欲火自下而上，他抓过常丽丽的手抚摸着说："丽丽，陪我去洗澡吧。"

"不嘛，人家刚洗过了。"

刘飞海说："走吧，给我搓搓背。这几天一直焦急，都没别的心思，好想彻底地放松放松。"

"那好吧，洗澡可以，可不许使坏呀！"常丽丽娇滴滴地说。

刘飞海哈哈笑着说："不坏不坏。"

洗澡间的粉红色浴缸里早已放满了水，热气腾腾的水雾中弥漫着洗发精和沐浴露的芳香，刘飞海抱起常丽丽，浴缸中哗哗的水声开始跳跃了起来……

第一章 新官上任（3）

3

在常丽丽的家变得炙热时，斗风沙节水公司老总张明的宝马轿车无声地开到了青青河流域管理局家属楼下。

停住车后，张明掏出手机拨通了青青河流域管理局工程处长许建中的电话，许建中说看到他的车了，要他的车继续往前开。张明将车又往前开了一百多米后停下，许建中走到车前左右看看，猛地打开车门噌地跳上车。

“你都快像个地下工作者了。”张明开动宝马后打趣地对许建中说。

“没办法啦！住在一起就是麻烦。”许建中摇着头说：“在这个敏感时期，小心不为错。”

到了三和苑酒楼，许建中下车时还忘不了左右打探。进了包厢，两个人点完菜后，许建中对跟进来的服务员摆摆手说：“不叫别进来。”看着服务员离开，许建中说：“定了。”

“是他吗？”张明问，

许建中点点头说：“是的，半个小时前定的，没什么意外，组织部现在应该在出任命文件。”

张明长长出了一口气说：“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总算迈出了，就盼望你们能胜利。”

“是迈出了第一步，但这第一步迈得是虚是实，还要看第二步能不能迈下去。在这关键时刻，没有什么急事，最好少联系，如有急事最好发信息约见。另外，怎么迈出的第一步也忘了吧，不单是和他，我们之间也不要再提，听见了吗？”许建中若有所思地说。

张明看许建中一脸严肃，点点头说：“知道了。”

张明知晓，很多的事今后就是烂也要烂在肚子里。在这个行业久了，许多的潜规则彼此间心知肚明：生意就是关系，生意到哪儿，哪

儿的关系就要建立起来，权力在哪儿，生意也要跟到哪儿。

张明吃了几口菜说："咱两个大男人吃着肉，感觉还是嚼着青菜。女蟹男虾，要不要找个女朋友，来点荤色？"

许建中咽下一口牛肉疙瘩汤，用纸巾擦擦嘴说："免了吧，国家公务员呢，要注意形象。我吃好了，你要是不想回去，就约你的菲儿、蓉儿吧。只是别向她们露什么风，好多人都是翻船在阴沟里。民营企业家，你只管告诉她你有多少钱，千万别告诉她钱是怎么来的。"

"真的不再吃点？"张明看许建中已站起来，也站起来问。

"不了。"

"我送你回去吧！"

"你的车太招摇，我还是打车回吧。"

许建中走后，张明面对空荡荡的包厢不禁苦笑了。不过苦笑后，他还是佩服许建中。自从离开四川老家来到大西北的沙洲市创办了斗风沙节水公司，他就和一帮搞水利的工程师交上了朋友。大浪淘沙，几年下来处得最亲密无间的就属许建中了。在许建中的引领下，公司的事业如日中天。当然，随着斗风沙公司的一天天膨胀，许建中存在农行保险库中的公司股值也在一天天地增长。虽然许建中一直是个只分红不投入的主，但社会关系也是生产力，还是要感谢他的。

看着一桌花花绿绿的菜，张明也没胃口。他拿出手机，拨了寒小蓉的电话。

不料，寒小蓉还没到，亚菲的电话却追了过来。亚菲说，她路过三合苑时看见他的宝马了，猜想他一定在上面，她有点想他了，想上来看看。

亚菲的不期而至，张明只好又一次拿起电话。得知寒小蓉还没出门，张明长长出了一口气。他说："客人有事提前走了，本想约你一起吃饭的，谁知客人刚才又打电话过来，说那边的事完了，又要接着谈。"

寒小蓉不信，说："这么巧？我都穿戴齐全，就要出门了。"

张明说：“应该说这么不巧。”

“我真的不能来吗？有段日子了，想你了。”寒小蓉说。

又一个女人对他说“想你了”，张明的脸上涌出了层层满足。他对着电话说：“我更想和你共进晚餐，因为只有在你的秀色陪伴下的美味，才能胃口大开。”

寒小蓉哧哧笑了，说：“就你会说，快忙去吧。”

张明说：“感谢体谅，赶明儿一定和你进一顿情意绵绵的晚餐。”

挂了电话，张明估计亚菲快到了，便关了手机。

第一章 新官上任（4）

4

沙尘暴刮了两天，刮出了沙洲春天的第一场雨。雨下得不大，刚刚润湿了地面，天亮便停了。

刘飞海仰面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也许是昨天过得太兴奋了，挂钟清脆地敲响了早九点的钟声，他还不愿意起床。他的脑中一遍遍回放着主管组织工作的市委常委刘国泰副书记在管理局会议室，当着全局干部职工宣布他为管理局局长的任命决定时，主席台上下响起掌声的镜头。他记得在那一刻，他的脑子出现了空白，以至于刘国泰副书记接下来的讲话他连个大概都没听出来，好在刘国泰副书记讲完话让他表态发言时，他及时地清醒了过来。

在热烈的掌声中，他清清嗓子，首先感谢组织对他的培养和信任，感谢管理局的同志们多年来的支持，最后讲了自己主持管理局的打算，言简意赅，句句到位，既有理论又有实际，讲得连他自己也觉得意气风发，挥洒自如。

大会结束后，刘书记又召集新班子开了一个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打气和鼓励。刘书记说："在座的各位，可以说是兵强马壮。这次管理局的班子配备，市委市政府是经过认真地反复地挑选才决定的。这些年，管理局的工作是有成效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不能出了胡开德一个腐败分子就全盘否定。管理局的干部职工总体上是好的，市委是相信你们的，希望班子成员在新班长的带领下，尽快从阴影中走出来，放下包袱，振作精神，为落实《规划》，为青青河的综合治理作出努力。"

说到这儿，刘国泰转头看了刘飞海一眼继续说："刘飞海同志就是管理局培养出的优秀干部，临危受命，担子不轻啊！不过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要经得住考验，要学会在逆境中扭转局面。希望刘飞

海同志在青青河的综合治理中，带领好队伍，发挥才干，交出一份党和人民都满意的答卷。”

刘飞海想着心里不免又一阵热乎，他知道刘书记是在为他树立威信。刘飞海出任管理局局长一职，在沙洲民间其实已引起了一片哗然。有人说，刘飞海使了大钱，买通了市委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有人说，刘飞海在胡开德的事件上积极配合了省纪委，卖主有功；也有人说，青青河流域综合治理需要一位懂行的技术官员，市委市政府大胆提拔了刘飞海，时势造英雄，刘飞海赶上了。

对自己担任管理局局长，刘飞海一想起全身便热血沸腾。多年的梦想，多年的期盼，在这一刻变成了现实，他怎能不激动。十八年前，当他大学毕业来到沙洲水利局时，他就下决心要努力工作，踏实做人。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满以为凭着自己的努力会有一个很美好的前途，可在水利战线十八年，他渐渐发现自己的想法错了。在沙洲现行的用人机制下，选拔干部不在于你的业绩，不在于你的人品，更多地在于你处世的能力和你现实环境中的人情关系。如果你上面有人，你不行也行；如果上面没人，你行也不行。上面有人就可以给你创造上的条件，上面有人就可以给你提供更大的空间。在官场这些年，刘飞海彻底看清了社会的残酷，用人上的长官意志，使他更进一步地认清了官场。在碰到常丽丽、结识了主管干部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刘国泰后，他毫不犹豫地出了手，才有了今天的位置。

不管外面怎么议论，刘飞海坐了管理局局长的位子是铁定的事实。刘飞海想到这里，雄心越发地蓬勃起来，再也按捺不住了，随即拨通了司机小黄的电话。

丰田吉普车驶进管理局大院。走上三楼，刘飞海推门走进属于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在昨天已被彻底地打扫了一遍，没留还在拘留所中的前任局长胡开德的丁点痕迹。办公室主任余湖生昨天请示时，刘飞海的脑中滑过一丝不祥，但最终还是耐不过对这间办公室的喜爱，选

择了。刘飞海喜欢这间办公室的理由，是整个八层的办公大楼再没有一间办公室修有卫生间和休息室的。

刘飞海决定用这间办公室后，授意办公室主任将办公室所有的用具统统换掉，连办公桌上的一本刚翻到三月的台历也换了。刘飞海看着崭新的办公桌，刚取了包装的老板椅，环形的小牛皮沙发，几盆点缀房间品味的阔叶植物，享受地点了点头，他的眼睛最后盯在办公桌上一叠码放得整整齐齐等待他批阅的文件上，豪情挂上眉梢。

“可惜啊！”刘飞海在心中感叹了一声。走到老板椅前坐下，还为已进拘留所的前任局长胡开德可惜，他觉到胡开德就像个被阉了的太监，无论心多么急切，眼怎么放光，就是无福享受异性的美轮美奂。你真没福啊！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而自己却在拘留所中受苦受累！不，应该是你为我刘飞海做了这么多。要不是你胡开德违规挪用项目资金修建办公大楼，又在修建中索贿受贿、乱搞男女关系被牵了小辫儿，我刘飞海能坐进这间办公室吗?

拿起放在文件上的笔，刘飞海开始批阅文件，这是他做了管理局局长要批阅的第一份文件。文件是国?发改委和水利部联合印发的《关于青青河综合治理规划的批复》。

刘飞海知道同样的文件市委市政府早已收到，作为综合治理的牵头部门——流域管理局，必须在市委市政府召开会议研究讨论时拿出切合实际的科学方案来。想着，他签下了作为管理局长的第一封批示：召开局务会研究讨论，规划设计院、工程处、执法队主要负责人列席参加。

刘飞海踌躇满志的青青河流域管理局局长生涯的第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批阅文件后，他吩咐办公室主任通知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和列席会议的单位、科室主要负责人，下午两点半开会，并特意安排办公室将他批阅后的批复复印，人手一份，随通知下达，以便引起高度重视。

想着下午两点半自己上任主持的第一次会议，他时时在做着准备，连养成多年的午休习惯也放弃了。国家发改委和水利部联合印发的《关于青青河综合治理规划的批复》在他手中都卷了边，他还一字一句地在推敲。他觉得只有坐稳了江山，才能拥有三宫六院享受七十二嫔妃的甜美。

尽管刘飞海牺牲了午休，做了丰富的酝酿，但他到达管理局的时间还是比以往晚了一些。这是官场的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好似检阅，首长出场总是在最后的。

走进会议室，他看见环形的会议桌后，只坐着工程处长许建中、办公室主任余湖生和其他几位科级干部，党委书记和两位副局长的椅子都空着。刘飞海心里有点不快，沉着脸走到自己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坐定后，他盯着办公室主任余湖生的脸问道："余主任，让你通知的人呢？"

"李开书记去党校了，说是参加理论培训；林和平副局长去西山勘查大西河，还没回来；陶青副局长电话关机，联系不上。"办公室主任余湖生娓娓说道。

许建中看见刘飞海的脸色彻底地黑为一块乌云。

班子成员除了他刘飞海，其余一个也没来，会当然开不成了。刘飞海站起身说："余主任，继续通知，白天他们忙，晚上我想他们有空，晚上八点半准时到会。"说完，刘飞海拿起准备好的各种材料，脚步重重地走出了会议室。

眼歪嘴斜，各样表情堆在了在座的每一个人脸上，一阵椅子摩擦地板的叽叽声响后，会议室只剩许建中了。许建中点了根烟，慢腾腾地收拾起文件袋，走出了会议室。走到刘飞海的办公室门前，许建中放慢了脚步，扭头看了看前后，举起敲门的手最终还是放了下来。走到自己的办公室前，许建中下意识地回头看时，看见办公室主任余湖生走进了刘飞海的办公室。

刘飞海正为他的首战失利而羞恼，他强烈地意识到，在局内形不成以他为核心的班子，不仅得不到期望中的利益，树立最基本的权威也要受到阻碍。今天就是例子，他们推故不来，不单单是个纪律问题，而是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再往远了说，就是一种不服气，一种集体的对组织安排不满的表现。

刘飞海身子陷在老板椅中，他要好好地思考思考如何才能应对这种局面。

刘飞海首先想到了党委书记兼常务副局长李开。前任局长胡开德双规后管理局的日常工作一直暂由李开主持，每个人也以为李开接任局长是意料之中、名正言顺的事。结果呢？晴天一声霹雳，刘飞海这个排位最末端的副局长刘翔跨栏般地噌噌跨过所有的栏杆，做了引路人，李开自然会愣不过神来。

刘飞海继续分析。林和平副局长毕业于西北农大水利系，一直是业务尖兵。担任副局长后，还是习惯奔波在工程第一线，下午他不来参加会议，不一定是对我刘飞海不服气，也许是真的脱不开身。对他这样具有敬业精神的副手还是要肯定的，综合治理规划中有关水利工程项目的投资额高达四十多个亿，没有林和平这样既懂业务又愿吃苦耐劳的副手亲临第一线组织实施，是万万不行的。刘飞海还在担任科技处处长的时候，林和平从工程处长早他一年提升为副局长，说不服气换了自己也会。就让他慢慢适应吧，但愿他调整好心态，做个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楷模。

陶青呢？刘飞海的眼前晃出陶青大大的肚子和肥肥的脑袋，这是个只知吃喝不钻业务的家伙，“不足一屑”，刘飞海的脑中冒出了一句成语，但也不可掉以轻心，沙洲能在四十岁左右混到副处级的干部，没有哪个手里只端盘小葱拌豆腐的。对他还是能拉就要拉的，不就是给几口小肉、端几盅小酒的事吗？睁一眼闭一眼，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算了，不能为己但也不能完全为他人所用。

接下来就是各处科所了。科级干部中还有几位是自己的人，接任林和平工程处长的大学好友许建中，接任他科技处长的雷一兵，都可以算是队伍中的同志。只是许建中会不会因知道的太多而过于跳跃？会不会因在这一次角逐局长位子时出了大力流了大汗而居功自傲？还有他和斗风沙节水公司的老板张明到底是什么关系？刘飞海希望他夹着尾巴做人，不是我刘飞海过河拆桥，官场如此，没办法。

科级干部中最关键的就剩办公室主任余湖生和财务处长李来江了。如果以后他刘飞海要做到爱局如家，这两个人就必须有儿子般的忠诚、狗般的老实，反之，就要思考了。刘飞海还摸不透这两个人，只觉得这两个人很滑，在他任副职时，做的也不温不火，只是这两个人都是胡开德提携并重用的。余湖生这两天的表现还说得过去，布置办?室的事执行得不打折扣，很有可塑性。李来江也要找个事掂一掂。总之，要斗争也要求团结，如果跟上队伍，就授权授衔，如果他们不识抬举，不积极靠拢组织，解决拿掉。

定好了方针，刘飞海感觉通身的血液舒畅了很多，伸手端过保温杯，刚要喝，看见办公室主任余湖生哈着腰堆着笑走了进来，他指指沙发示意余湖生坐下，顺手拿起桌上的香烟取出一支扔了过去。

第一章 新官上任（5）

5

局务会结束后，许建中感觉后背嗖嗖地冰凉。他为下午没敲响刘飞海办公室的门有些庆幸。他原以为刘飞海会过一段时间出手，没想到第一仗就打得不见声色却又气势汹汹。

晚上的局务会刘飞海在七点四十就坐在了座位上，对先后走进会议室的每一位同志都报以微笑和问候。林和平副局长是八点准时走进来的，林和平推门进来的时候，刘飞海从椅子上站起身问道："回来了？一天在沙漠中抗战，吃饭了没？要多注意身体。批复看了吗？还要靠你拿下呢。"

刘飞海刚转正身子，陶青红光满面地进来了。他一进来便嚷："什么事不能等到天亮再说，刚有了酒兴，电话就响，马踏车了，还是遭奸了？"

众人就笑，刘飞海随着也笑，只是许建中看见刘飞海的脸都憋红了。刘飞海笑过后说："余主任，搞一条烟和一箱绿茶来，让陶局长醒醒酒。"

刘飞海看看表，九点二十了。他问余湖生："李书记通知了没？"

余湖生回答说："李书记要我代他向你请假，他心脏病犯了，在医院打吊针。"

许建中没想到刘飞海笑了。

刘飞海清清嗓子宣布开会。他说："同志们，这段时间我们管理局发生了一些事，好在我们管理局有着良好的传统，风气正，人心聚，业务技术过硬，才克服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才使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成绩是大家的，我在这里谢谢各位的支持。对我们管理局今后的工作，市委市政府给予高度的关注和信任，今天早上，金市长又一次找我谈了话，金市长明确指示，管理局在青青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实施中一定要发挥好桥头堡的作用。上午我让余主任给每人印了一份

省发改委和省水利厅转发的国家发改委和水利部《关于青青河综合治理规划的批复》，每个人都收到了吧？接下来，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紧紧围绕综合治理这条主线展开。如何理解好、贯彻好党中央和省市领导的指示精神，执行好、落实好、实施好综合治理规划，我建议局务会首先讨论班子分工问题。李书记有病不在，我先说了。我提议由林和平副局长主抓工程，亲临现场指挥实施工程建设，包括正在建设的和待建续建的所有工程。担子是有点重，林局长多辛苦一点，示范点的示范推广作用同样很重要，我们所有的科技成果都要在示范建设点上体现出来，让来来往往的领导和同志们有看的、有想的、有提的。陶青副局长继续主管安全生产、后勤建设，要节约开支，杜绝铺张浪费。李书记的担子更重，干什么事都首先要把思想统一起来，财务工作就不要再管了，主抓党建和宣传及业务技能培训工作。我主持全面工作，为了使同志们能轻装上阵，全身心地投入到规划实施中，人事和财务我分管了。以上分工，请同志们商议一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我们进行下面的具体工作讨论。”

能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几位副局长还是维持原判，不维持的只有李书记了，而他恰恰又不在。

会议开到夜里十一点多，回到家的许建中躺在床上还在想，想得他的心像打翻了五味瓶。要说刘飞海主持管理局的工作是他一直的梦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他说不准，只感觉很不好。刘飞海就是个政客，不露声色地就把李开给毙了。在一个单位，局长和书记就是一对矛盾体，历届的关系都很微妙，书记要是不管事，局长觉得书记不为他分忧，书记要是管事，局长觉得书记的位置摆不正，有野心；书记更会觉得局长心胸小，气魄不够，水平不高，多疑猜忌，早该让位了。很多的书记和局长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越来越露，从外松内紧到公开叫板，最后落得个二虎相争，两败俱伤。许建中不知李开得没得到消息，得到消息是坐以待毙，还是奋力还击？李开作为党委书记兼常务副局长，在胡开德时代便主管财务，刘飞海三言两

语就把他撂到一张报纸一杯茶的日子里了。刘飞海选择的时机太好了，一弹不装，一枪不发，对手还没到阵地，就软软倒了下去。

如果回到江湖排辈，回到手艺作坊，许建中和刘飞海都应该称李开书记为恩师。自大学毕业分配到沙洲水利局工作，李开是他俩最初的引路人。许建中想起刘飞海为了老婆的工作调动，和他一起去找李开。李开的岳父那时任教委主任，李开一个电话就把事办了。为此事，刘飞海的妻子苏芬回城上班后特意做了一桌菜，宴请李开和他。席间，刘飞海和苏芬满脸都漂浮着真诚的谢意，双手捧满感激的酒杯，灌得李开酩酊大醉。许建中记得刘飞海也醉了，踉踉跄跄非要送李开回家。李开不让，刘飞海吐着满嘴的白沫一个劲地嚷："我不放心，我不放心，就是爬，也要安全地把你老送到家，交给师娘。"

往事一幕幕地穿梭，很近，就好像发生在昨天。官位真的能改变一个人吗？许建中又想到了自己，他拿起手机拨通了张明的电话。

第一章 新官上任（6）

6

许建中问张明那件事办妥了没有？张明支吾了半天说：“许处，我真下不了手。”许建中的眉头皱了，对着电话很严厉地说：“下不了也要下，不能留丝毫后患，这是原则。”张明支吾了几句只得说：“那就下吧。”

许建中的电话，一连几天都搅得张明心神不宁。在最初许建中告诉要让夏辉走的时候，他还不以为然。但许建中说：“要是让夏辉继续留在沙洲，夏辉就会变为一只时时要伤人的东北虎。张总，我们的事业注定是个‘条子一开、黄金万两’的高风险、高投资、高回报的行业，水利项目投资已由最初的冷门变为焦点。青青河综合治理项目规划资金五十九亿，用于节水农业和人饮安全投资额近二十个亿，我们能拿到七成，就是十四个亿，按正常的百分之八利润估算，有近一个亿的利润。想想，这是允许掉以轻心的吗？告诉你个事，夏辉去年春节给局领导送温暖时，温暖度只达到九十度，剩下的十度，他温暖了自个。”

张明身在其中，当然知道接下来的这场战役的历史意义。但对夏辉，他真的有些不舍。这小子有时候是有点毛手毛脚，但能干。能干，是张明用人的首选。张明已习惯了很多事交给夏辉打理，如果开了他，那些牵扯着沙洲地痞流氓的事让谁干呢？

张明不愿夏辉走还缘于夏辉是沙洲地面上的一条地头蛇。夏辉的手下有一帮兄弟，张明也认识几位，很山寨。张明很懂现代意义下的企业，想要做得好，想要八面玲珑，白道黑道都要靠点边。张明有点后悔当初把夏辉介绍给许建中了。

张明知道夏辉在这次刘飞海角逐管理局局长一职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那些下三烂的手段不是夏辉别人能做得出来吗？

张明不愿夏辉走还有另一个原因，是他不知道让夏辉去哪儿。许建中说让夏辉走，是怕夏辉哪天嘴包不严把事给抖搂了出去。很多的人为什么要灭口，就是因为只有人死了才是最大的安全。什么拍胸脯发毒誓，拜把子喝鸡血，有死了安全吗？显然没有。

有点难，张明的心神继续得不到安宁。做企业、做老板、怎样用人一直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招的人能干了，你担心，担心他会对你不忠诚，担心他一旦不满自己得到的跟付出划不了等号，就会产生想法。好一点的自动跳槽或另立门户，不好一点的自行其是、偷鸡摸狗，最无赖的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被别人三两铜钱收买，出售机密。招了不能干的或干不了的，你也担心，担心他又误事，没有比有还强。

夏辉属于哪一类呢？如果真按许建中所说，这小子是私心还是有二心了？张明不怕人有私心，在这个世上，就是两口子也不可能完全地心底无私、海阔天空、肝胆相照。怕就怕二心，二心就是说明和你不是一心了，不是一心很多的事就复杂了。春节送温暖活动，份额为大局长四瓶茅台、四条软中华，寓意为死发死发；小局长两瓶茅台、两条软中华，寓意为都发都发全都发。六个头儿，十六条烟、十六瓶酒，百分之十，就是说夏辉留了三条烟三瓶酒。他会抽谁的头呢？小的没法抽，抽了就单了，肯定是抽了大头的。那春节给领导温暖的寓意便成了散了散了，怪不得胡开德和李开过完春节一前一后都散了，看来都是这小子咒的。

散了散了，你也和我散了吧，不管你是一心还是二心。

做了散了的决定，张明的心神还是安宁不下来。要怎么散？这小子知道的事太多了！胡开德出事后，许建中让张明在一周内成立了新的名为斗风沙的节水总公司，原有的天明节水公司交给了夏辉打理，张明将几年来和管理局的往来账目彻底地清了一遍，全力以赴配合了市纪委和检察院的工作，做到了不留死角，万无一失。

许建中的英明决策和夏辉的踏实肯干，使斗风沙节水总公司在胡开德双规后不仅没有损失反而名声大振，那些围绕公司的流言飞语不澄自清，加上媒体的朋友，公司的形象转瞬为沙洲节水农业作出了巨大功勋的现代化高新科技企业。

想往昔，一幕幕真是惊心动魄。事业是干出来的，还要接着干。许建中说得对，还要干，就要想怎么干。怎么干，先让夏辉走吧。

第二章投石问路（1）

1

张明过个十天半月，总要到管理局去一趟。有事没事，一层一层一扇一扇地推开门聊几句。工程师们把他当成编外高工，自己做的规划设计只有通过张明的实践检验，才能得出是不是唯一的标准。工程师们大都要坐在电脑前面对枯燥的图纸和数据，喝酒的不多，抽烟的多。张明来时车后厢都要准备几条档次不高不低的精品兰州牌香烟。上楼的时候，塞满口袋，进门打声招呼，掏出一包先一根一根散了，逮住办公室里只剩下一个工程师，口袋里的另一包香烟就会很迅速很自然地蹿到人家电脑桌上。工程师们看到桌上的香烟都会习惯地笑纳，点点头报以微笑。

张明这一套还是在四川跟老板学的，一包香烟几个钱，工程师们在关键时刻想到他，给他打个电话透的信息，产值可就大得多了。香烟的融合和不卑不亢的态度以及谦虚谨慎的作风，使张明在管理局混得就像银幕上的发仔，脸特熟。

沉寂了多日，张明觉得该去一趟管理局了。许建中也说该来了，改朝换代，局势总要洗牌，免不了会冒出些新生力量。机遇是均等的，如果别人来了而你没来，起跑的枪声在你耳边响起时，别人已经开始冲刺了，那时你就只能当观众了。

张明上到二楼后首先碰到了陶青，问候了一声，他的手随意地伸到陶青丰满的肚皮上，“几个月了？”陶青嘿嘿笑了笑说：“真不争气，喝口凉水也会被当做民脂民膏。”“别人想有还有不上呢，好多年轻漂亮的小美眉，都特喜欢你这样的，肚大有货，成熟性感，走到哪儿，哪儿就是一片桃花盛开的地方。”

陶青被张明恭维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右手满足地拍拍张明的肩，努努嘴说：“是要上去？”张明点点头又抬头看了一眼上面问：“在吗？”“在。”陶青的眼睛也看了看上面说。“哪天有空说一声，让小弟

表表心意？你放心，膝盖以上的活动绝不拉老哥下水。”陶青听张明调侃的邀请，脸部的肌肉也抖动起来：“好好好，哪天有空，就一起坐坐。”

三楼的走廊静静的。刘飞海办公室的门开着，阳光从宽大的玻璃墙穿过，门口的走廊也清亮了一缕。门虽开着，张明还是伸手敲了敲。

张明听见刘飞海说了一声进来后，走进他也曾羡慕过的这间办公室。刘飞海正打着电话，看走进的是张明，用手示意他先在沙发上坐一会儿。张明微微弯腰微微笑了一下，坐在了沙发上。

张明打量了一圈办公室后，才发现原有的办公用具都变了，盯着玻璃墙下的两盆青翠得要滴绿汁的平安树，他的神情在瞬间恍惚了一下。刘飞海打完了电话问：“张总，最近公司怎么样？”

“还老样，全靠刘局长栽培。”

“怎么能说是靠我栽培，以后这样的话不要再说了。”

“是是是。”

空气在一瞬间好似要凝固一样，张明的心不免慌了起来。

“没有什么事吧？”刘飞海问。

“没什么事。主要是来看看你，看看你有没有时间赏光，给我一个祝贺的机会？”

“繁文缛节就免了吧，综合治理迫在眉睫，忙得我顾头顾不了腚了。过了这一阵子，再说吧。”刘飞海说着拿起笔批阅起文件来，空气在一段时间内变得沉闷。

看这个样子，张明知道该离开了。他鞠着躬微笑着告辞，刘飞海只扬了扬手。

走过李开书记的办公室门口时，张明的脚步不免慢了下来，他扭头探了一下，没进去。心想晚上打个电话吧，能约出来最好。时势变幻，做企业要百年大计，而做官就有变数了，没有哪一个城头会永远飘扬着一个姓氏的帅旗。

第二章投石问路（2）

2

夏辉站在张明宽大的老板桌前，不知张总让他去月牙泉市到底是什么用意，自己在子公司不是刚干得顺手吗？张总不满意吗？

夏辉很不想离开，他抢过文秘小马手中的杯子，为张明泡了烫烫的一杯茶。张明也有不舍，但他一想起早晨的管理局之行，觉得许建中就是个圣人，寥寥几句，却如《论语》，张明觉得这个决心非下不可了。

张明接过已很烫手的茶杯，拧开盖，轻轻吹开漂浮在杯口的茶叶，喝了几口，抬起眼盯着夏辉说："夏辉，让你去月牙泉市，是公司业务拓展的需要。大漠中的月牙泉因土地沙化超采地下水已失去原有的容颜，政府的目光也已开始关注那汪不再清澈的泉水。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商机，是商机，就要抓住，抓在别人前面。你去，就是月牙泉市的区域经理，换了别人，我还不放心，你懂我的用意吗？"

夏辉知道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只是真的不想去，还在犹豫。张明看出来了，他对夏辉说："你去后，待遇不变，到了月牙泉市实地考察后，相关费用随计划书发过来。没别的事，你去准备吧，三天后我送你。"

张明对夏辉的安排是经过深谋远虑的，派他去月牙泉市，一则可以让他离开，二则就看他的造化了，如果真是可塑之才，不仅去了隐患，还不授人以柄，不落卸磨杀驴的骂名，还能扩大地盘，得一方区域。反之，就让他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自生自灭了。

看着夏辉走出去的背影，张明的心有点沉。无论怎么样，夏辉还是有才的，在一定领域，还可以说是太有才了，但……形势不容，先让他走吧！

被烦恼缠了一天的张明松懈下来，不由自主地就会想到寒小蓉。寒小蓉在市农行营业室上班，是张明在一次办金融业务时认识的。刚

认识时，张明的公司还在许建中小舅子的水泥预制厂里。那天，张明得到消息说聚氯乙烯要暴涨，拿到从管理局开出的支票他径直跑到农行营业室，营业室的工作人员已收拾好准备下班，让他明天再来。张明知道这种事明天就会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而上涨，错过今夜就错过这个财运了，他和聚氯乙烯生产公司是有合同的，如果今天打了款子，天亮就是涨了十倍，他定的聚氯乙烯还是维持原来的价格。别的营业员都被张明缠出气了，唯独寒小蓉被他的急切打动了，放下挎包，笑着动员了其他几位，为张明办理了汇款。

寒小蓉的敬业使张明汇出的五十万人民币一夜间翻了一番，从此拉开了他母鸡下蛋利滚利的新时代。有了一百万，张明有了自己的厂房，有了更先进的生产设备，有了更先进设备生产出的更符合高新农业节水要求的节水器材。后来的张明，总喜欢去营业室静静地看着寒小蓉忙碌的身影。看久了，张明觉得寒小蓉很纯，象牙般的肤色，小巧的五官，柔柔的泛着波浪的乌黑秀发，尤其那双单眼皮的眼睛，不大，却似一泓秋水，清洁明亮，毫无沉淀，微笑时，显得直接、坦然、温和。

张明觉得和寒小蓉的故事就像细雨润万物一样自然贴切、水到渠成。来来往往几次，两人冰冷的躯体就随着灵魂的升腾进入了温暖的天堂。

每次和寒小蓉相约，张明总有一种没来由的兴奋，不单单是占有，体味更多的是回归。张明给寒小蓉打了电话后，将宝马开到农行营业室旁，静静地等候。

看着寒小蓉依旧穿着那件藏蓝色的工作服走出营业室，张明的心神不免荡漾起来。寒小蓉上车时的浅浅一笑，张明觉得一天的烦恼都融化在西边红红的晚霞中了。

来到龙首庄，张明点了几个拼盘，都是寒小蓉喜欢吃的，并让服务生给她煮了一壶香浓的巴西咖啡，给自个泡了一杯竹叶青。

张明为寒小蓉调了咖啡，看着她白皙的手捏着镍光闪闪的小勺轻轻搅拌，不由抓住她的手，示意她从对面的沙发上过来坐到自己的身旁。寒小蓉还是浅浅一笑，飞腾着两朵红晕起身坐了过来。

环绕在缝隙里的音乐柔柔地飘摇，张明醉了。仿佛走进了一处天鹅和水鸟嬉戏的山谷，湖面平静，波光粼粼，泼墨一般的写景，诗意一样的朦胧，整个人醉得犹如在湖中随风轻轻摇摆的垂柳。

张明对寒小蓉的事知之不多，只知道她离了婚，是单身，一个人住在农行家属楼中的小居室中。起初张明还有求知欲，但寒小蓉不说，便打消了刨根问底的念头。来到沙洲后的张明一贯坚持随遇而安的男女原则，既然上床了，该得的都得了，别的就淡了吧。更多的他也愿意把关系限定在两情相悦的层次，相互间有感觉有心情了聚聚，谁也不进入对方的私密空间，在一起，只为了排遣寂寞，只为开心。

张明喜欢和寒小蓉在一起，还因为寒小蓉从不向他要求什么，知趣懂味，上床前浅浅一笑，下床后还是浅浅一笑。

寒小蓉的好连干什么事总要先在脑中问十万个为什么的许建中也忍不住地啧啧称赞。有一次，许建中甚至撺掇张明：娶了算了，还要怎样的？看着这么好的女人长期在社会上耍单，多让人悬心的一件事啊！

张明记得一次两人在床上做完功课依偎在一起微微喘息时，张明对寒小蓉讲了，寒小蓉听了还是浅浅一笑，只不过搂着他的双臂搂得更紧了些。

张明感觉她就像闹市中的茶馆，有一种非凡的平和，懂得坚守又不做作，不过于传统，不会歇斯底里，不会哭天喊地，总是静静的，让张明累了时，伤心时，甚至激动时，不自觉地游向她的港湾。

第二章投石问路（3）

3

许建中觉得当了局长的刘飞海转变得比他想象中的还要猛烈。首先是之间不通电话了，再次是碰了面也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他的心不免担忧起来。

许建中的担忧一直延续了几天，延续得他的心里不由自主地都开骂了。为了彻底证实他和刘飞海之间是不是发生了质的变化，许建中拿起办公桌上一份温室滴灌项目预算表走上了三楼刘飞海的办公室。

门是开着的，许建中走进去后看办公室有客人，点点头就要退出来。不想刘飞海对他招招手，让他进来，他只好进去了。

刘飞海指着他向客人介绍说："这是我们管理局工程处许建中处长，这位是曲向东曲老板，你们认识一下，以后说不定就要在一起打打交道的。"

免不了的握手、相互客套后，都在沙发上坐下了。刘飞海在他的位子上斜靠着说："曲老板的丰收节水公司做得很有名，省城的晚报和电台上都有他们公司的广告，信誉度也很好，这次他们也准备来投标。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一直是我们水利建设项目遵循的原则，像丰收节水公司这样的知名企业应该多来几家，来参加我们的项目竞标。只有最终的竞标企业实力雄厚，产品质量过硬，我们建设的项目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才能对得起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否则，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刘飞海的一阵官话，听得许建中心里不由得狠狠一沉，他极力掩饰着不让鄙视在脸上表现出来，点着头说"是是是"。曲向东听着也不失时机地从包内掏出他公司的企宣书，给刘飞海和许建中手里各塞了一份。许建中接过后装模作样地翻看起来。

一支烟的工夫，几个人聊了几句后，许建中觉得该离开了，起身告辞，刘飞海摆摆手说："急什么，再坐一会儿，等下班后和曲总一起

吃个饭。”

许建中只好坐下。

下班后，刘飞海没有叫司机小黄，带许建中乘曲向东的车来到位于北郊的“香香”酒楼。“香香”酒楼许建中来过一次，也是和刘飞海来的，是陪一位在京城混的大学同学文强。

来过的人都知晓，“香香”酒楼的道很深，全不像它的外表和名字一般普普通通。走进大厅，穿过走廊，一座圆形的假山上生满了绿绿的苔藓，假山下面是一水池，水清澈得能看见游来游去的金鱼。绕过假山，踏入第一脚，你的人整个就踏入“香香”了，“香香”的包房飞檐斗拱，装饰今古，曲曲弯弯的长廊布满亚克利吊灯，脚下是不易变形的椴木地板。

刘飞海在服务生的引领下，带许建中和曲向东走进一间包房。包房宽敞洁净，布置得古色古香。铺着红色天鹅绒台布的餐桌上，纯银造的羹勺在吊灯的水银色下晶晶亮亮。

落座后曲向东开始点菜，刘飞海说随便一点就可以了。曲向东说：“随便这两个字太让人费脑了，说是一个中国人去老外家做客，老外问喝点什么？中国人说随便，于是老外煮了一杯咖啡给他。这个中国人从没喝过咖啡，就问翻译，翻译说这就是你说的随便。这个中国人喝了，喝了一口心里就开骂：我说随便，你也不能随便到让我喝苦水呀？那好，下次你回访，我也让你随便一次，我非找泡马尿让你也尝尝苦。”

都笑了，戏闹中气氛活跃了不少。曲老板应付场面的自如能力，再一次让许建中感到了心沉的分量。曲向东不经意间就将一个满是讽刺意味的笑话故事寓意全变，不仅奉承了刘飞海，还暗暗影射了请吃的意义。

好在一顿饭没吃多长时间，刘飞海就让服务小姐递热毛巾了。看着刘飞海擦着手，曲向东也停下了筷子。

曲向东说：“喝点酒吧。”

刘飞海说：“算了。”接着笑了笑又说，“喝点酸奶，看来以后不能再说随便了，说随便说不准尝到的就是马尿了。”

连站在一旁的服务小姐也听着笑了，刘飞海从她的托盘上取下一听酸奶，将吸管插进瓶内，吸了几口。

曲向东提议上二楼“香梦”唱歌，许建中看刘飞海没推辞也没表态，而是起身走进了卫生间，知道自己该离开了。听着卫生间传出哗哗的水声，许建中从衣架上取了衣服对曲向东说：“真不巧，晚上还有件急事，要去打理一下，你陪刘局长尽兴，我先告辞了。”

曲向东赶忙站起身拉住说：“别呀许处，一同去唱个歌。”

许建中拍拍他的肩说：“曲总的心意我心领了，真有件急事。”

都是场面上混的，响鼓不需重锤擂。曲向东握着他的手惜惜叹别：“那就改日。”

“改日。”许建中说。

走出“香香”酒楼，初夏的夜风忽地扑来，许建中的身子缩了缩。一辆出租车靠了过来，他摇摇手打发走了。郊外的路灯只是个影子，黑黑的路显得异常地孤僻。忍不住他回头望了一眼“香香”酒楼，心想曲老板是带刘飞海上了“香梦”唱歌，还是一步到位到“香瑶”去找女大学生练身了？

沙风使许建中的脑子清醒了许□，他还是不明白刘飞海的用意。这一出唱得太朦胧了，他越发猜不透这个和他共事近二十年的上铺兄弟。从大学相识，到大学毕业，到沙洲管理局参加工作，岁月的长河一步步流淌出了距离，流淌出人间两重天。

许建中不得不担忧了，他掏出手机，打通了张明的电话。

张明也正为许建中的好多天人间蒸发而心神不安，接到电话，驱车匆匆赶来。

许建中上了车，张明没问他怎么在这儿，只将车缓缓驶入车道。

车子刚进入市区，许建中示意张明将车靠路边停住，许建中点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长长地吐出，张明看他的脸整个罩在烟雾中

了。

“知道丰收节水公司吗？”

“知道。”张明不明白地看着许建中回答说。

“丰收节水公司的曲向东今天请刘飞海吃饭，刘飞海让我也去了。”

“丰收也进来了？怎么一点风声也没有？”张明终于明白了，神情陡然变了。

“神龙的出现总是见首不见尾的，要想办法查清曲向东的背景，查清丰收节水公司的实力、运作方式、做过哪些项目，万不可大意。”

“这个我去办。只是他刘飞海不会太寡义了吧？”张明有些沉不住气了。

“很难说。好好琢磨一下，风来了就会下雨。如何不被雨淋，看各人的本事了。”

“是得好好地琢磨，只是丰收这个对手来得被雨淋还让人心寒。”张明沉甸甸地说。

“这么大的蛋糕，谁见了都想啃一口的。不过，同样的蛋糕，不同的人去啃，会啃出不同的味道。千万别自乱了阵脚，让对手啃出香甜，自个儿啃出的只是苦涩。做背景经济，你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只是刘飞海越来越捉摸不透，不知怎么下手。”张明的心还是放不下来。

“试着接触，直接间接都要琢磨通透。除了他，其他的几位也不要放松，别看李开书记不管事了，其实他的分量还是很重的，他不仅是技术权威，群众基础也很好，管理局多半人和他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师徒关系。这次他要不是年龄超了几岁，没准就是局长了，底下好多人都为他不平呢。还有林和平副局长，在管理局也是俊才，更是这次项目招标的主管。不过，这两位都是知识分子，处起来不能太俗，一般的糖衣炮弹炸不倒的。”

“这个不怕，有你当高参嘛。”张明笑了一下说。

“在这些事上，我只能提供信息，别指望让我出面，我也不能出面。”许建中摇着头将吸剩的烟头弹出车外。

许建中和张明不知道，曲向东来沙洲已经好几天了。作为滚爬在节水领域多年的老江湖，曲向东在吹响进攻的号角前，对沙洲的曲曲拐拐已摸得透亮。在来沙洲的第一天，他的电话首先打给了常丽丽。

常丽丽这段时间也一直在寻找如何才能以最迅速最正当的途径进入沙洲的节水领域。虽说周旋在两个位高权重的男人之间，常丽丽吃穿不愁，衣食无忧，更有许多的隐性收入，但常丽丽的危机感一刻也没消失过，总觉得自己会有人老珠黄的一天，会有被弃被厌的一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必须要赶在炙手可热时为将来打下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常丽丽虽然背靠着沙洲地面上的两棵大树，但对节水领域还很陌生，况且没有任何资质，根本无法得到认可，连自己也觉得嫌疑，怎么去让评标办的专家信服呢?

曲向东的电话打在常丽丽最一筹莫展的时候，让常丽丽多日阴雨绵绵的天出现了曙光。

那天，常丽丽正在网上逐一查看国内相关节水公司的情况介绍，放在电脑旁边的手机响了，常丽丽看了看来电显示，是一个从没见过的号码，不耐烦地问道：“找谁？”

“是常总吗？”对方的语气客气得近乎绵甜。

“找谁？”常丽丽却一点也不领情。

“常总，我是酒城丰收节水公司的曲向东。”

“曲向东？”常丽丽几乎是脱口而出，她的电脑屏幕上正是酒城丰收节水公司的网页，不禁一阵喜悦，怎么想曹操曹操就到，

“原来是曲总啊，你怎么知道我的号码？找我有什么事吗？”

“常总，我是慕名而来，想和你交个朋友，不知是否有幸？”曲向东说。

常丽丽正愁怎么才能和这些节水领域的大鳄们相识，想鱼鱼就上钩了，她怎么能错过这样找上门的机会，娇滴滴地说：“那好啊！”

半个小时后，常丽丽在天都酒楼的娘娘厅和曲向东相识了。他俩的这一握手，整个沙洲的天红了。

第二章投石问路（4）

4

张明走进李开的家，心里不免一愣。

他没想到一个处级干部的家，地板还是水泥地，上面铺着一张印着方格的人造地板革，客厅里摆放着一大两小布沙发，沙发前是一张木制茶几，上面铺着印有花草的塑料台布，正墙上放着一张高低柜，21英寸的电视机孤零零地在低柜上，倒是高低柜下的两盆君子兰，郁郁葱葱，其中一盆的花蕊已露尖尖红顶。

张明一时真找不出词来掩饰自己的惊讶，倒是李开很自然地说："进书房吧，儿子在四川武警指挥学院上学，女儿也去上晚自习了，你嫂子去单位还没回来，听说来了个什么左手写字的书法家在她们文化馆搞书展，家里就我一个孤老头子。"

张明点点头随李开进了书房。书房不大，从墙壁掏出的书架上摆满了书，临窗下放着一张涂着黄色油漆的两斗柜，台面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几张展开了的图纸和几本或折或开的书籍。

李开拿着杯子给张明泡茶。张明从包内拿出一罐极品铁观音，打开包装说："下午路过天水路时，碰上大德茗茶屋搞活动，顺手买了一罐，借书记家的水泡泡，看能不能喝出商家吹嘘的'一壶茗茶道禅味、半榻茶烟养性灵'的意味？"

张明看李开的手停住了，回头看着他笑了笑，张明走过去接过李开手中的杯子，放进茶叶，在饮水机上接了水，端了放在桌上。

茶香在斗室内浓浓地飘展开来，张明看李开喝了一口茶后，头微微点了点，又端起杯品味，一直提着的心也随之放了下来，也喝了一口，眼看着李开，期待他能说点什么，好接话聊下去。

李开自认为喝过名茶，可喝了张明带来的极品铁观音，抿抿嘴唇上的余香忍不住地赞道："真是好茶。香气清雅，汤水清亮，色如碧

玉，入口甜润甘醇，香气沁人心脾，饮后余味旋荡，好茶，不忍舍杯啊！”

张明听李开这么一夸，顿觉得自己的心也随之甘醇香洌，他说：“我原以为李高工对工程精通，想不到对茶也有研究，一连串的吐珠纳玉，听着都有点头晕眼花。这几十块一斤的铁观音，不香也难了，看来以后我也要多喝喝茶，也要进入舍杯不能的境界。”

李开哈哈一笑，说：“老板嘛，不是美酒就是咖啡，不是香车就是美女，哪能安下心来品味茶的清淡。”

张明不由得也笑了，说：“商人在知识分子眼中总有铜臭味的，这是我们商人的悲哀。”

李开摆摆手说：“看来打击你了，张总不要介意，是所谓指，不是所有指。”

张明的脸上还堆着笑，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李开听了仰脖又哈哈一笑，说：“秀才遇见兵，不谈它了，这个事打了几千年嘴仗也没个结果，我俩再谈就难免绕进去找不到出口了。”

张明也哈哈笑了，说：“士农工商为国之四本，但商还是为末。不说什么末不末的了，喝茶，喝出香气清雅，汤水清亮，色如碧玉的味，不忍舍杯，一切都雅了。”说着起身端杯子去打水。

李开被他逗得嘴都合不拢了，一直笑到张明端回茶杯。张明看着李开也笑，笑声中两人都有份亲切蒸腾起来。

喝着茶，杂七杂八地聊了会，张明的手机响了。张明说声“不好意思”掏出手机，看是许建中打来的，边接边将音量调小。

许建中问：“在哪儿？去了没有？”

张明轻声说：“在一个朋友家里，等下我给你回电话吧。”

张明不想让李开知道电话是许建中打来的，来李开家是两人的既定方针，许建中也急。张明挂了电话心想，这一趟看来是来对了。

有了电话的打扰，张明觉得是到走的时候了。李开说商人的时间就是珍贵，不耽误张总发财，不过和张总聊天挺有趣的。

张明免不了要客套几句，拎起包起身准备走。李开也站起身，手却指指桌上的铁观音："张总，这不拿回去练练？"

张明笑了，拍拍包说："还有一罐，彼此练练，到不了境界还要来请教。"

李开点点头也抿嘴笑了："亏你用心，还几十块一斤？这在过去，只有皇帝老儿才有福的。这一罐怕是我半个月的工资吧！"

张明只得装傻卖愣了。李开笑着拍拍他的肩说："跟商人打交道，不得不提防哦，瞧你这脑筋动的，屁股坐了箕箕墩，满是眼儿。要是不打开，说什么我也要让你拿回去。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

张明连声说是。

第二章投石问路（5）

5

走出李开的家，张明将车子开到亚美特健身房前。亚美特健身房是亚菲开的，说起亚菲，张明就要怀疑在这个红尘滚滚的世界中扑腾来扑腾去的男女间的真情是拿什么做的。

张明是在从沙梁回城的路上认识亚菲的，他记得那天他的心情也不错。那天他的心情不错是因为许坤的葡萄庄园的两万亩滴灌工程通过了竣工验收，多日计算的八十万利润终于有了着落。还喝了酒，喝了整整一瓶葡萄庄园自酿的干红。回来的路上，他的车一直开着音响，车子不快，路过沙梁中学门口时，太阳已像个火球，摇摇欲坠了，整个天地处在了半真半幻的临界状态。

太阳是被亚菲看成火球看得摇摇欲坠的，亚菲上了张明的车，听了音响送出的萨克斯曲《回家》后，眼泪就像小河一样在脸上流淌开来。

张明起初并没有发现亚菲的脸正在小河流淌，音响送出的萨克斯曲《回家》后，他的神情一半在路上，一半在陶醉中，柔柔的乐曲像晚风，像炊烟，像母亲哄孩子入睡时催眠的摇篮曲。他从母亲的怀中醒来时，才发现亚菲脸上的小河。

发现亚菲脸上的小河，张明以为亚菲也被陶醉得情不自禁了，以为可以有了交流的引子了，以为可以有更多故事的想象了，就是没以为出亚菲脸上的小河是被心酸委屈流淌出的。

后来的张明一想起自己开口的第一句话就骂自个蠢。张明说：“回家。回家的感觉真好！真……”

“真你妈个头，停车。”亚菲的脸上流淌的不是小河了，狠狠地一声吼，使得张明差点将车开进路边的树林中去。

张明收住车，愣愣地盯着亚菲。他看见亚菲整个脸上的五官都偏离了原来的位置，一双杏眼像是突突冒火的机枪眼，手不停地拧着车

把手，拧不开，用胳膊肘咣咣撞车门。

“没见过美女呀？开不开车门？耍流氓吗？”亚菲吼着又用胳膊肘咣咣撞车门。

张明不明白了，闹不清，只发愣，却不敢流氓似的再盯着她直勾勾地看了，左手按了中央门锁，听见吧嗒一声而后又听见车门咣的一声，赶忙回头，亚菲的身子已在车外了。

张明的眼睛不愿像流氓一样直勾勾也难了，亚菲的身子窜到车前，他的眼也跟到车前，只能直勾勾。

直到看不见亚菲，天色也暗了下来，亚菲剩个黑点，在不停地、依旧快速地前窜。张明还是闹不清，斜过身子伸出臂拉上亚菲没关的车门，启动了车子。看着车前徒步的亚菲，张明还是发愣。

车子开到亚菲的身旁时，张明点了点刹车，并按下了右门的玻璃，想叫一声却没敢，打了一声喇叭。

张明以为她会不扭头地继续前窜，没想亚菲转身一巴掌拍在车上，说：“还让不让坐？”

张明乐了。

让他更乐的还在两个小时后。两小时后的时间里，张明在他的床上用他那比流氓还流氓的眼睛一层层剥落亚菲身体的绿叶，剥出绿叶下的光润鲜活的红花，亚菲的眼不再是突突冒火的机枪，更像一弯挂在星空中的弦月。张明细致入微地嗅着花香，一遍遍地嗅，嗅得整个房间都被花香包围了。

完事后，亚菲把脸埋在他的怀中，满面潮红地赞美说：“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好。”

张明有理由乐了，轻飘飘地在舒展中飞来飞去。接下来的两个双休日，两个人哪儿也没去，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张明房间里透不进一点阳光。他们不分昼夜地在床上暗香，激情像火山爆发一般喷涌而出。

狂欢了两天两夜，在送亚菲去沙梁中学上班的路上，张明才知道她是沙梁中学的体育老师。吻别时，亚菲对张明说："星期五下午来接我时，我要听那首《回家》。"

后来张明才知道亚菲为什么在没听《回家》之前把他当雷锋，听了《回家》之后把他当流氓的真相了。亚菲大学毕业时，也一样地雄心壮志意气风发，亚菲觉得自己一定会与众不同，一定会成为最优秀的灵魂工程师。可是同学若干人，有的去了南方，有的留在省城，回到沙洲的他们几个只有她被分配到乡下。亚菲第一次来沙梁报到时，坐了一辆拉砖的车，等到了沙梁，她二十二年的热血被漫漫黄沙冰冷了。她只得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男友李自保身上。那天亚菲的大学同学李自保从省城来看她了，她从上午带完课就一直对着镜子穿红戴绿，母亲的电话过五分钟就打来一次。可是就因为打不了车，青春期酝酿的所有感情都随那一天的那一个太阳坠落了。一个很在乎的日子变成了无所谓的结局，一个原本无所谓的人变成了逃避往事的秘密。

在得知了所有的事后，张明撺掇亚菲革了老师的命，他帮亚菲在沙洲开了亚美特健身房。亚菲惹火的身材本就是个活模特，加上科班培育出的满脑袋智慧和一肚子墨水，健身房开张不到半年，竟成了沙洲贵妇挥金的场子，健身房黄澄澄的金卡在沙洲就是时尚的名片，谁要是说不知亚美特，准会被人嗤鼻，轻轻一声眼就斜了，看轻了。

张明好不容易找了个车位泊好车，走进健身房。健身大厅里，亚菲正在宽大的玻璃镜子前袒腹露腿地领着一大帮同样袒腹露腿的大姑娘、小媳妇、中年婆子合着欢快的曲子翘屁股扩胸。亚菲的一头秀发用一束丝带绾着，随身体的跳动像蛇一样翻卷曼舞，张明突然想起亚菲做爱时骑在他身上的样子。

张明觉得有意思，微笑着离开健身大厅，顺着楼梯上了二楼咖啡厅，找个临窗的位子坐了下来。

服务小姐端来一杯咖啡，深深一鞠躬、甜甜一微笑："张总，您慢用。"张明的火冒了："不知道我只喝茶的？"

服务小姐莫名其妙。张明看也不看她，甩了一句："换杯铁观音。"服务小姐满脸委屈地撤杯。

这一幕刚好被上来的亚菲看见了，笑眯眯地扭着身走过来，对着眼里已有颤颤泪花的服务小姐说："去换一杯，你新来的吧？"服务小姐咬着嘴唇走了。

亚菲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看着张明说："怎么了？"

张明的怒气还没全消，骂了一句粗说："就不明白苦不拉几的咖啡有什么好？"

"各人有各人的口味，还是个商人呢！有需求才有市场，有市场才有利润。这不都是你教我的吗？"亚菲笑眯眯地说。

"就不明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国粹在浅薄人的眼中为什么会被淡漠了呢？"张明还将忧国忧民挂满了脸。

"是啊，就不明白学中文的怎么会干起商？还把一个立志让下一代体魄强壮的青年女老师也培养为钱眼开的商人？"亚菲依着他的腔两个反问。

张明不由得笑了，没词回答，只能以笑掩饰。服务小姐端来两杯茶，张明从皮夹里抽出一张五十元钞票给了她说："记住，以后客人来时，一定要先问喝什么茶，确定要咖啡的，就让孙子喝苦水。"

服务小姐的眼泡还没干，张明的一句话不免逗乐了她，拿着心花怒放的钞票抿着嘴走了。

亚菲的身子整个颤了起来，咯咯的笑声引得咖啡厅里喝苦水的孙子孙女们都伸长了脖子朝他俩瞅。靠吧台的一群半大孩子有几个还站起来，晃着碎碎的却涂得五颜六色的脑袋。张明看见了，免不了又发感慨："瞧瞧，什么样儿？经济比不上日本韩国，文化总是他们的爷爷吧？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们还不知火药是吃的还是听响的，孙子在爷爷的头顶刮起文化的'韩流''日潮'了！"

张明感觉和李开谈茶论道酿造的好心情都被几个毛孩糟蹋了，铁观音喝了一口，怎么也喝不出那个味，倒翻腾出很多的往事来，把他

的心一扎一扎地疼。

亚菲被服务小姐叫去了，咖啡厅换了一首叫《相逢是首歌》的曲子，一男一女在吉他的伴奏中倾诉般地对唱，很纯净的伴奏，很纯净的音质，煽起了他心底悲伤的情绪，张明平展展地躺在沙发上，柔柔的歌声带他回到了青春的海。

张明想起了他的大学时代，想起了他人生遭遇第一次失恋后总爱听睡在他上铺的石山吉他弹唱这首曲子。张明上大学那会儿，不仅诗歌泛滥成灾，流行歌曲也如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那时中文系的男生追女生，都要走两条道，一条道是写诗，写得个个像饿红了双眼的色狼；另一条道是献歌，喜欢了就抱把吉他坐在她的宿舍楼下一整夜吼得像北方的野狼。

张明属于写红了眼的狼，他是在校园笔会上认识方霞的。方霞一出现，在张明的眼中张曼玉、林青霞都算不上美女了。方霞的脸白里透红，一头秀发黑黝黝地披肩，凹凸有致的高挑身材曲线流畅，一上场，整个会场都流动起来。

那会儿的秋波暗送没有现在年轻人路子广，有手机有网络的，那会儿就靠纸和笔，靠三寸不烂之舌。张明小心翼翼地向室友宣泄了他的钟情，室友们突地像是压根不认识他一样只对他瞪眼，剑拔弩张，义愤填膺的。后来他才明白原来每一个狼都早在内心深处苦涩地惦念着方霞，长发同样披肩睡在他上铺的中文系名写石山午夜两点打着手电筒写出的都是给方霞的情诗。在对一切的情报综合分析研究之后，张明一度要扎破自个越吹越大的爱情泡沫。

但无法扎破。美好的大学生活一下子陷入暗淡无光中，虽然欲火依旧熊熊燃烧，张明也只能把思念的焦虑烦躁写成一页页永远也成不了文物的手稿，无比沮丧地压在床铺下自灭的悲惨命运。

巧的是张明又和方霞相逢了，且不是在一大堆狼都在的场，是在校门南一百二十米外的小桥上。刚上桥的张明看见一捡拾破烂的老头骑着三轮车吭哧吭哧地上桥，跑过去帮着推了一把，活雷锋的形象恰

好被跟在他后面的方霞一点不落地摄入眼中。因有校园笔会的铺垫，两人便边走边交谈起来。

进了学校大门，穿过一丛竹林，两人要分了。张明清楚地听见方霞脆脆地说了一句：再见！这两字让他琢磨了好久，再见意味着还要见面。这个分析令张明很是激动，使他像一个深入沙漠腹地的迷途者看到了远处的清泉。

回到床铺上，张明再也不相信狼们对方霞不敬的语言了，他觉得狼之所以是狼，就是因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得不到机会说机会不好。石山在上铺对着斜阳一遍遍弹唱《相逢是首歌》，张明听不出他曲调中的忧伤，“相逢是首歌，歌手是你和我”。歌词写得多好，多么的贴切！石山唱着唱着突然换了一首《故乡的云》，狼一样“归来吧，归来哟……归来吧，归来哟……”的吼叫，下铺的兄弟们松了一口气，窃窃私语：“绝望了，把求救对象转移到家乡的小妹了。”

张明感觉自个也松了长长一口气。石山终于累了，在一连唱了八遍《故乡的云》后，走出宿舍，走出校门，走进发屋，英勇伸颈，彻底剪断了和方霞的尘缘。之后一心一意地将精力投入到圣人子曰语录中，也为自个酿造出一朵朵全世界人民都爱不释手的墨水花朵。石山毕业分配到了一家著名的文摘杂志社。

少了石山这样一个重量级竞争对手，张明的胸腔更鼓了，豪情壮志地站在猎猎风中，笑傲四方云动。

但所有的狼没有一个逃脱大获全败的命运，在狼们个个摩拳擦掌做好不怕辣子水、不怕老虎凳、不怕枪林弹雨时刻准备献身时，方霞却要走了。

方霞的走令全体狼感慨不已，欷歔满满，张明更是捶天擂地，一连三天不吃不喝半夜做梦也不忘念佛求愿，祈祷上苍给方霞一个健康长寿的妈。但方霞还是走了。她不走校长就不再是校长了。校长为了继续是校长，全然不顾狼们的心声，雷厉风行、重拳出击、杀一儆百。

张明人生第一次的故事风花雪月般的结束了，强大的悲哀笼罩在他以后的每一个日子里。他意识到他失去的不单单是方霞，是什么呢，他能感觉得到，却说不出，从鲁迅的文字里也查不到。

张明在日记的最后一页忍不住对方霞的母亲大肆谩骂：你个老婆子，你的一生除了制造出一个孝感天地的女儿外，你活着的意义在哪？你得病为什么不得感冒、不得牙疼？就是得个神经中枢不正常的病也行，为什么就单单得个要花很多钱的肾病？得个要花很多钱的肾病也行，为什么要告诉女儿？你不会瞒不会先忍着点？等我们学有所成出去给你挣钱给你看病？你为什么就不能忍着点啊！知不知道你这病得的把你女儿一生都毁了？你女儿是在走投无路急火攻心下才一失足登了那份卖身救母的广告？谩骂了方霞的母亲后，张明对方霞的思念也变成了恨铁不成钢：你活着的意义在哪？你以为你卖身救母就孝感天地？全世界有多少人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没生过病？她们怎么没去卖？张明记得写到最后一个字时他哭了，手电筒的玻璃罩也感染得雾气腾腾。合上日记本，火热的六月夜空下，一个不停发问的灵魂在被窝中冷得瑟瑟发抖。

都是你的错，你怎么唱起了《相逢是首歌》？你为什么要让二十年前发生过的早已化成灰烬的故事再一次死灰复燃呢？好像就在昨天似的！

张明不想待在咖啡厅里了，待着挺折磨心的，掏出手机给寒小蓉打了个电话。

寒小蓉还没睡，在看电视剧，对着电话说：“想来就来吧。”

第三章移情别恋（1）

星期一上午九点钟的例会，刘飞海走进会议室时看见该到的人都到了，点点头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刘飞海新穿了一件淡蓝色的西服，白色的衬衣领间扎了一条素花的深蓝色领带，看上去俊朗、整洁。令许建中有点吃惊的是林和平也穿得和刘飞海一样，不同的只是鞋子的颜色。

两个人的着装不由得令许建中琢磨了。怎么样着装一直是林和平的强项，刘飞海还不是一把手时就对林和平的着装赞许有加，时不时地学学，当然他不会傻到和林和平穿一样的款式一样的颜色。胡开德出事后的几个月里，刘飞海和林和平在管理局就是俩超级男模，扭着劲地拼。尤其是组织部门来管理局搞了一次局长候选人民主推荐会后，两个人的着装更是憋着气地赛。管理局的女工程师们睡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匆匆赶到办公室里打听哪一位的装扮更知识化、更年轻化、更专业化、更革命化。刘飞海被任命为局长后，林和平的着装一度萧瑟，看得女工程师们个个眼珠朦胧，叹息连连。林和平今天一丝不苟的着装，说明他的元气已经恢复了。

许建中的眼睛不免又扭向刘飞海，他还是猜不透那天刘飞海带他去和曲总吃饭的真实意图。刘飞海首先拿着报纸和例会全体人员学习了省委书记来沙洲调研后登在省报上的文章，而后又讲了管理局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后提到了项目招标的事。许建中感觉到原本死气沉沉的会议室突然精气神足了起来。但刘飞海对项目招标的事看起来好像不怎么看重，轻描淡写地将任务下达到工程处，要工程处先依据综合治理规划作出招标计划、招标申请、评标办法、招标邀请书，供下一次例会讨论，然后宣布散会。

按以往，这样内容的会议后，一把手局长是要工程处长到他的办公室再一次斟酌的。别的人推开椅子向门口走去，许建中假装收拾面

前的文件，眼睛偷偷去看刘飞海，令他吃惊的是刘飞海早已不见踪影。

许建中不得不再一次提醒张明了。在张明的宝马中，许建中面色凝重地说："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从刘飞海的神态上来看，好像他的心里已有了底，但他心中的底却与你我无关，你我还能坐得住吗？难道是丰收公司？"

"丰收公司我查了，是从酒城起家的，公司总部今年春天刚搬到省城。公司的老总曲向东原是酒城水利局的一名工程师，六年前离开单位创办了丰收节水公司。曲向东的背景还未查清，只知道这几年他公司的业绩很猛，白河流域的节水项目他的公司也参与了建设，份额还不小。"张明看着许建中说。

许建中的脸整个乌了下来，仰在靠背上思忖了一会说："这说明对手已不容我们再有一丝的掉以轻心了，丰收公司的背后是不是有人在支撑还是个未知数。这几天你要跟跟刘飞海，看他都和什么人接触，和什么人走得最近。记住，要亲自出马。别开这辆宝马，换辆别的车。"

第三章移情别恋（2）

2

一连几天，管理局门口的大槐树下，总停着一辆黑色桑塔纳。

跟踪了几天刘飞海，张明才真正感觉到了作为公仆的含金量，才明白为什么每一次的公务员招考都像赶集似的。刘飞海的生活太丰富了，太多彩了，张明不知他在管理局是什么样，走出管理局大门，整个人就是高太尉干儿子高衙内的翻版。

对刘飞海的失望使得张明下定了决心要拿下项目。改革开放的成果到自己这样的人手中，还能为国为民返还点税款，还能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到刘飞海等人的手中，唯一的贡献也就是给决策者提供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

看着纳税人的钱被刘飞海不知疲倦地糟蹋着，张明一度失去了跟踪的信心，只是等待的人还没有出现。他在周末的下午，又换了一辆小货车停在了大槐树下。

刘飞海的丰田吉普车还不到下班时间便蹿了出来，张明启动小货车挂挡加速好一阵忙活，才远远地跟上。两辆车一前一后左转右拐来到一座楼下，张明看刘飞海的车停在了一溜车的左边，他的小货车开过去停在了一溜车的右边，并将车稍稍靠前，将刘飞海的一举一动都收在视线中。

取过水张明仰脖喝了一口，他的眼睛突然发现自己的车停在亚菲健身房的车位上，心疑惑起来，扭头看看刘飞海的车，还静静地停在那头，也没看见有什么人下车，车窗的玻璃一直关着，只映出几道变了彩的光。

过了一会儿，张明看见健身房的玻璃转门动了，从健身房里走出一位腰细肩宽、两条腿又圆又细的女人，高昂着头，戴着一副褐色的太阳镜，淡栗色的长发随风微微飘动，顺着台阶小径款步而下，张明看她走下台阶后抬起扣住整个脸的太阳镜左右转动着脑袋四下打量，

这时，停在最左边刘飞海的吉普车鸣了一声车笛，张明看见她迈着妩媚修长的双腿，向刘飞海的车走去。

张明一直盯着美女上了刘飞海的吉普车。他兴奋了，像猎人找到猎物般的兴奋，只是时间来不及让他多想，刘飞海的吉普车从他面前急驰而过，他急忙跟了上去。

张明一直跟到“香香”酒楼，张明看见刘飞海和美女从车上下来向里面走去，丰田吉普车掉转车头轰鸣着又转回公路，眨眼工夫，看不见了。张明猜测着，用手机拍了张刘飞海和美女的背影，下车也走进“香香”酒楼。

服务小姐迎过来，张明问管理局的刘局长进了什么包房？服务小姐以为他是刘局请的客人，回答说在“香香”二号房，要领张明去。张明摆摆手说自己是司机，刘局长请的客人很重要，他不方便上去，在大厅里等候就行了。服务小姐对他微微一笑，做了个请的手势，腰身扭着走了。

张明在角儿的沙发上坐了下来，顺手取过报架上的《晨报》翻了起来。这时有人在他前面的小桌上放了一杯茶，他抬头一看是刚才迎接他的服务员小姐。不知怎的，张明看着她甜巧可人的脸庞，突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只觉心里扑哧一下被点燃了，好像一个浪头在心尖上打过，让他的脑血管重重地梗阻了一下。

张明觉得嗓子眼儿有点涩，他费劲地咽了咽说声谢谢。服务员小姐微笑着说不客气，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对他说：“你没对我说实话，你不是刘局的司机，他的司机我认识。”

张明不得不佩服她的眼力，笑笑说：“我找刘局有事，他一天忙得日理万机，打探到他在这儿，就候着了。”

“就他们那样，还日理万机？”服务员小姐的眼睛一眨一眨地盯着他，微微打了口红的小嘴轻轻抿着问。张明的眼睛毒毒地看着她，发现她居然美得天然，细细的眉，光洁的前额，端庄秀气的鼻子，在小嘴的轻轻一抿下，整张脸很自然地生动起来。

“革命就是请客送礼，吃喝玩乐才能建立和谐社会嘛。”张明知她所指，也学她的样逗乐。

服务员小姐的小嘴哧哧笑了起来，“也算吧，暂时还没有别的令人信服的语录。”

一来一往，张明不由得对她刮目相看，聊着才知道，服务员小姐科班出身，大学刚毕业，在“香香”酒楼做大堂。

“怎么才能收买你？”张明不由得想收编她到公司，不单单是惜玉。

“开多少？”大堂小姐问。

“你觉得你值多少？”

“你觉得我值多少？你是卖家呀。”

张明笑了，说：“你这丫头真有趣。如果我一辈子做这个公司，你下半辈子的食宿费我管了。来公司给我做文秘，怎样？”

“什么样的文秘？不会是上班跟你累死累活，下班陪你吃陪你睡的小蜜吧？”

张明不由得摇着头哈哈大笑。他还是望着她。她也望着他，白皙的脸庞在彩灯下透着一股灵气。张明借着笑酿造下文，却觉得说什么也是窘迫。

“没词了吧？”

“让你待在这狼窝，心真有些悬。”

“什么意思？我还是待在狼窝吧，我怕出了这狼窝会掉入虎口。狼是群斗，还能找?游移的空荡，虎口可就惨了，獠牙一合，小命就没了。”

由不得张明不笑了，他说：“你真是个鬼丫头！”

张明和大堂小姐聊得正欢时，“香香”酒楼的玻璃门被推开，进来一位个儿矮胖矮胖、神情泰然的中年男子，张明的眼睛眨了眨看清楚了，是市委副书记刘国泰。张明认识刘国泰，刘国泰却不认识张明，张明看见刘国泰的后面跟着刘飞海的司机小黄，小黄对着耳边的手机

在小声讲着什么，才明白小黄是去接刘国泰了。张明怕小黄认出他，赶忙举起报纸遮住脸，假装看报。大堂小姐看见张明颠三倒四的慌张样，鼓着的嘴抿出一丝丝笑站起身去招呼客人。

张明顺着报纸的上沿看见中年男子和小黄走到假山时，刘飞海和一个身材高胖的中年男子领着那个已摘掉了太阳镜的美女迎了出来。没有过多的语言，相互握握手便消失在走廊里。

张明不知道大堂小姐是什么时间坐到他身旁的，只听她说："别装了，搞得像侦探似的。"

张明面对她，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好问她知不知道和刘飞海一起吃饭的都是些什么人。大堂小姐说："矮胖的是市委副书记刘国泰，高胖的只知道是从省城来的曲老板，在这儿已设三天饭局了，那位女的跟刘飞海来过两次，具体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待会儿你上她的石榴裙下去'闻'吧。"

张明听到最后一句，故意唬了一下脸。大堂小姐嘻嘻笑着说："别装了，男人嘛，都是臭流氓一个，在这见多了。"

张明的心沉了，高个中年男子难道是曲向东？张明觉得不能再待了。他掏出张名片对着大堂小姐说："还是要感谢你的，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不感觉我是长了獠牙的虎，哪天有空我请你吃饭。"

大堂小姐接过后，也从兜里掏了一张名片递给张明说："我很忙的，我还要陪他们日理万机，鉴别你是不是长了獠牙的虎还要看我有没有时间。"

"鬼丫头。"张明看了看名片，说，"名字倒挺诗意的，紫漩，不是假名吧？紫，百家姓中好像没这个姓？"

"去死吧你。去查查千家姓，看看有没有你死的死。"紫漩扭头走了。

张明摇摇头，折叠起刊登石山事迹的那张晨报，有点恋恋不舍地走出了"香香"酒楼。

第三章移情别恋（3）

3

“香香”酒楼包间的刘国泰一行人，依旧在酒肉的香醇味中谈笑风生。酒菜上齐，刘国泰率先举杯，众人齐饮后，刘国泰说：“在中国，吃饭就是政治，国有国宴，家有家宴。在战国时代，战国四君子门下就笼络了食客三千，日日豪食，夜夜豪饮。久而久之，中国最早的圈子文化就在夜夜歌舞声中诞生了。”

曲向东端起酒杯站起来说：“刘书记，我曲向东不才，但来沙洲有幸碰见你老和刘局长、常总，多余的话不说了，我曲向东今后就是你老门下的食客。”

刘国泰点着头小喝了一口说：“向东啊，你能来沙洲，我心里高兴。沙洲的生态环境已恶化到了无以复加、不可持续发展的地步，流域内的历届党委政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才把一个内陆河流域的治理提升为国家项目，接下来沙洲不仅要搞好生态治理，还要创建全国节水的模范市。任务繁重啊！少不了像你这样搞节水的企业家来参与来建设。飞海啊，我们作为综合治理的实施者，要敬向东一杯。”

刘飞海赶忙端起酒杯说：“创建全国节水模范市，向东这样的企业家肯定要做顶梁柱，为了我们共同的使命，我敬向东一杯。”

众人干了一圈，刘国泰吃了几口菜说：“说政治是吃饭，那么还要看会不会吃，懂不懂吃，善不善于在复杂的饭局中游走。千里路上做官，为的是吃穿。这吃的学问，就是做人的学问，就是做官的学问。在古代，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在饭局政治上可谓是经典，一桌饭一杯酒，换来君臣安心，换来了江山世代相传。看看还有哪个朝代吃出了这样的水平？赵匡胤的高明之处就是爱护，爱护了自己的江山，也爱护了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这说明什么？说明饭局可以治国，更可以达到上下和谐的自然佳境。”

众人附和，连说是经典是经典。

看男人们相互吹捧，常丽丽忍不住笑了，她说："这么说来，我也要敬曲总一杯，要不是曲总的到来，我的事业还不知怎么展开哩？"

曲向东听了赶忙摆摆手说："这怎么敢当？"

刘国泰说："怎么不敢当，以后丽丽在生意上还要曲总多照应。"

曲向东端起酒杯和常丽丽碰了碰一饮而下。刘国泰说："向东，听飞海说，你的节水公司要准备上市，这很好啊，上市可以拓展融资渠道，提高公司的知名度，在更多更宽的领域内有所作为。如果你的公司上市成功，参与沙洲的节水项目也更有说服力。"

曲向东说："就是就是，上市可以提升一个企业的整体水平，可以把公司向国际化推进，舞台也就更大，给人的信心就更足。"

常丽丽说："那好啊，曲总做大，我们公司的牌子也更亮了，那以后的合作就会有更大的作为。"

曲向东给刘国泰斟满了酒说："还要靠书记和刘局长多多提携。"

刘国泰说："应该的，应该的嘛。积极扶持民营企业又好又快发展也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一项政策。"

刘飞海端起酒杯，心里却咯噔一下，思忖着，曲向东和刘国泰怎么短短几天的工夫，关系就迅速升温到称兄道弟的高度？这也太快了点吧。男女间有个一见钟情，难道官商间也有？官商间最讲究的可是知根知底、利益共存、安全第一啊！怎么？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有过什么样的交易？这样一想，刘飞海的心咚咚跳了起来。

刘飞海不知道，为了今天的饭局，常丽丽很是动了一番心思。那天在酒楼和曲向东桃园结义后，常丽丽先把曲向东介绍给刘飞海认识，刘飞海再在刘国泰面前推荐，才使刘国泰对曲向东有了了解。

常丽丽一直在找机会跟刘国泰说。一次和刘国泰在床上做完功课后，常丽丽看他的兴致很高，依偎在他的怀里软语温存地说："国泰，我不想在宾馆做了。"刘国泰说："行啊，我也觉得在那委屈你了，说吧，看上哪个单位了？"常丽丽说："我想自己办个公司。"

刘国泰不由得看了她一眼说："丽丽，怎么想到要自己开公司，是我对你不够好吗？"常丽丽说："哪儿啊，就是想自己做点事，我想我也不差啊。如果自己开个公司，一定是件很有趣的事。"

刘国泰点了一根烟说："也别自己开了，如果真不想在单位做，去酒楼吧，我怎么看庭明越来越靠不住。你去，我放心多了。再说你一直在宾馆做，业务也相同。"

常丽丽嘟起嘴说："我才不去酒楼，烟熏火燎的，我就要自己开一家公司。"

刘国泰说："你开公司做什么？"

常丽丽说："做节水项目，目前在沙洲最诱人的就算节水项目了。"

刘国泰说："方向倒是不错，可节水项目是要有很专业的技术力量支撑的，你有吗？"

常丽丽说："有谁生来什么都会？我找一家做得很好的专业节水公司联合起来做。"

刘国泰说："你找谁？沙洲的地面上只有斗风沙一家具有实力，你不会是找斗□沙吧？"

常丽丽说："怎么会找斗风沙？找也找一个比斗风沙更具实力的，不然还怎么跟他争？"

刘国泰笑了说："不瞒你，我这些天也一直在琢磨，怎么能在项目中做点事，看着项目一个个掉进别人的怀里，也心疼啊。"

常丽丽说："这么说你同意了？"

刘国泰说："你喜欢的我怎能不同意，只是合作的对象一定要找准，万不可大意。"

常丽丽说："是省城丰收节水公司找的我，他们的老总叫曲向东，听说很有实力，目前正准备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刘国泰说："原来是他呀，上次飞海还介绍过，他人还在不在沙洲？"

常丽丽娇滴滴地说："还在，不是怕你不高兴吗，没敢对你说。我跟他接触了几次，感觉人还不错，他想请你吃个饭，跟我说好几次了。"

刘国泰说："那你告诉他，改天我抽个空，一起坐坐。"

常丽丽说："曲总人很好的，他还让我转交给你一件见面礼，我没答应也没拒绝。"

刘国泰"哦"了一声说："什么见面礼？"

常丽丽说："是一尊高仿的金瓯永固杯。据他讲，虽然是一件高仿品，但全球仅限99尊。"

刘国泰说："东西还在吗？"

常丽丽说："还在。那天我让他拿回去他硬要放下，还说，要是你不喜欢再拿回去也不迟。"

常丽丽说完从床头小柜的里层取出金瓯永固杯。刘国泰接过来，仔细地打量了一番说："既然他如此有心，就放着吧。"

做了管理局的局长，刘飞海越发觉得自己的心有了膨胀，心里时不时还会不平衡。怎么会呢？按说该满足了吧，四十出头就做了正处，而且是重要单位的正处，这在沙洲也是不多见的，是人人羡慕称赞的。是自己欲望太多？还是这个世界的诱惑太多？

只是有一样，刘飞海还是清楚的。那就是不能流露，不能去和刘国泰不平衡，更不能去和刘国泰争风吃醋。自己还是一支噌噌上升的绩优股，这支绩优股不是谁想买就可以买得到的。常丽丽在最初介绍曲向东时，刘飞海说让我先和他接触一下，要真是信得过的朋友，再向刘书记推荐。刘飞海知道，在官场的每一步都要小心再小心，尤其是和有求于你的商人，更需要谨慎。首先要保证安全，才可以向领导引荐，不能因此影响了领导的声誉，影响了领导的声誉，也就等于影响了自己在领导心目中的信任度。通过几次的交往，他觉得曲向东还是可以信赖的。尤其是和曲向东去了趟香港，更觉得他讲信用够义气，这才下决心引荐，下决心和曲向东做哥们。

第三章移情别恋（4）

3

“香香”酒楼包间的刘国泰一行人，依旧在酒肉的香醇味中谈笑风生。酒菜上齐，刘国泰率先举杯，众人齐饮后，刘国泰说：“在中国，吃饭就是政治，国有国宴，家有家宴。在战国时代，战国四君子门下就笼络了食客三千，日日豪食，夜夜豪饮。久而久之，中国最早的圈子文化就在夜夜歌舞声中诞生了。”

曲向东端起酒杯站起来说：“刘书记，我曲向东不才，但来沙洲有幸碰见你老和刘局长、常总，多余的话不说了，我曲向东今后就是你老门下的食客。”

刘国泰点着头小喝了一口说：“向东啊，你能来沙洲，我心里高兴。沙洲的生态环境已恶化到了无以复加、不可持续发展的地步，流域内的历届党委政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才把一个内陆河流域的治理提升为国家项目，接下来沙洲不仅要搞好生态治理，还要创建全国节水的模范市。任务繁重啊！少不了像你这样搞节水的企业家来参与来建设。飞海啊，我们作为综合治理的实施者，要敬向东一杯。”

刘飞海赶忙端起酒杯说：“创建全国节水模范市，向东这样的企业家肯定要做顶梁柱，为了我们共同的使命，我敬向东一杯。”

众人干了一圈，刘国泰吃了几口菜说：“说政治是吃饭，那么还要看会不会吃，懂不懂吃，善不善于在复杂的饭局中游走。千里路上做官，为的是吃穿。这吃的学问，就是做人的学问，就是做官的学问。在古代，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在饭局政治上可谓是经典，一桌饭一杯酒，换来君臣安心，换来了江山世代相传。看看还有哪个朝代吃出了这样的水平？赵匡胤的高明之处就是爱护，爱护了自己的江山，也爱护了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这说明什么？说明饭局可以治国，更可以达到上下和谐的自然佳境。”

众人附和，连说是经典是经典。

看男人们相互吹捧，常丽丽忍不住笑了，她说："这么说来，我也要敬曲总一杯，要不是曲总的到来，我的事业还不知怎么展开哩？"

曲向东听了赶忙摆摆手说："这怎么敢当？"

刘国泰说："怎么不敢当，以后丽丽在生意上还要曲总多照应。"

曲向东端起酒杯和常丽丽碰了碰一饮而下。刘国泰说："向东，听飞海说，你的节水公司要准备上市，这很好啊，上市可以拓展融资渠道，提高公司的知名度，在更多更宽的领域内有所作为。如果你的公司上市成功，参与沙洲的节水项目也更有说服力。"

曲向东说："就是就是，上市可以提升一个企业的整体水平，可以把公司向国际化推进，舞台也就更大，给人的信心就更足。"

常丽丽说："那好啊，曲总做大，我们公司的牌子也更亮了，那以后的合作就会有更大的作为。"

曲向东给刘国泰斟满了酒说："还要靠书记和刘局长多多提携。"

刘国泰说："应该的，应该的嘛。积极扶持民营企业又好又快发展也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一项政策。"

刘飞海端起酒杯，心里却咯噔一下，思忖着，曲向东和刘国泰怎么短短几天的工夫，关系就迅速升温到称兄道弟的高度？这也太快了点吧。男女间有个一见钟情，难道官商间也有？官商间最讲究的可是知根知底、利益共存、安全第一啊！怎么？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有过什么样的交易？这样一想，刘飞海的心咚咚跳了起来。

刘飞海不知道，为了今天的饭局，常丽丽很是动了一番心思。那天在酒楼和曲向东桃园结义后，常丽丽先把曲向东介绍给刘飞海认识，刘飞海再在刘国泰面前推荐，才使刘国泰对曲向东有了了解。

常丽丽一直在找机会跟刘国泰说。一次和刘国泰在床上做完功课后，常丽丽看他的兴致很高，依偎在他的怀里软语温存地说："国泰，我不想在宾馆做了。"刘国泰说："行啊，我也觉得在那委屈你了，说吧，看上哪个单位了？"常丽丽说："我想自己办个公司。"

刘国泰不由得看了她一眼说："丽丽，怎么想到要自己开公司，是我对你不够好吗？"常丽丽说："哪儿啊，就是想自己做点事，我想我也不差啊。如果自己开个公司，一定是件很有趣的事。"

刘国泰点了一根烟说："也别自己开了，如果真不想在单位做，去酒楼吧，我怎么看庭明越来越靠不住。你去，我放心多了。再说你一直在宾馆做，业务也相同。"

常丽丽嘟起嘴说："我才不去酒楼，烟熏火燎的，我就要自己开一家公司。"

刘国泰说："你开公司做什么？"

常丽丽说："做节水项目，目前在沙洲最诱人的就算节水项目了。"

刘国泰说："方向倒是不错，可节水项目是要有很专业的技术力量支撑的，你有吗？"

常丽丽说："有谁生来什么都会？我找一家做得很好的专业节水公司联合起来做。"

刘国泰说："你找谁？沙洲的地面上只有斗风沙一家具有实力，你不会是找斗□沙吧？"

常丽丽说："怎么会找斗风沙？找也找一个比斗风沙更具实力的，不然还怎么跟他争？"

刘国泰笑了说："不瞒你，我这些天也一直在琢磨，怎么能在项目中做点事，看着项目一个个掉进别人的怀里，也心疼啊。"

常丽丽说："这么说你同意了？"

刘国泰说："你喜欢的我怎能不同意，只是合作的对象一定要找准，万不可大意。"

常丽丽说："是省城丰收节水公司找的我，他们的老总叫曲向东，听说很有实力，目前正准备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刘国泰说："原来是他呀，上次飞海还介绍过，他人还在不在沙洲？"

常丽丽娇滴滴地说："还在，不是怕你不高兴吗，没敢对你说。我跟他接触了几次，感觉人还不错，他想请你吃个饭，跟我说好几次了。"

刘国泰说："那你告诉他，改天我抽个空，一起坐坐。"

常丽丽说："曲总人很好的，他还让我转交给你一件见面礼，我没答应也没拒绝。"

刘国泰"哦"了一声说："什么见面礼？"

常丽丽说："是一尊高仿的金瓯永固杯。据他讲，虽然是一件高仿品，但全球仅限99尊。"

刘国泰说："东西还在吗？"

常丽丽说："还在。那天我让他拿回去他硬要放下，还说，要是你不喜欢再拿回去也不迟。"

常丽丽说完从床头小柜的里层取出金瓯永固杯。刘国泰接过来，仔细地打量了一番说："既然他如此有心，就放着吧。"

做了管理局的局长，刘飞海越发觉得自己的心有了膨胀，心里时不时还会不平衡。怎么会呢？按说该满足了吧，四十出头就做了正处，而且是重要单位的正处，这在沙洲也是不多见的，是人人羡慕称赞的。是自己欲望太多？还是这个世界的诱惑太多？

只是有一样，刘飞海还是清楚的。那就是不能流露，不能去和刘国泰不平衡，更不能去和刘国泰争风吃醋。自己还是一支噌噌上升的绩优股，这支绩优股不是谁想买就可以买得到的。常丽丽在最初介绍曲向东时，刘飞海说让我先和他接触一下，要真是信得过的朋友，再向刘书记推荐。刘飞海知道，在官场的每一步都要小心再小心，尤其是和有求于你的商人，更需要谨慎。首先要保证安全，才可以向领导引荐，不能因此影响了领导的声誉，影响了领导的声誉，也就等于影响了自己在领导心目中的信任度。通过几次的交往，他觉得曲向东还是可以信赖的。尤其是和曲向东去了趟香港，更觉得他讲信用够义气，这才下决心引荐，下决心和曲向东做哥们。

第四章 借势出征（1）

1

一进五月，沙洲像踩着迪斯科舞曲，铺天盖地地扭动起来，沙洲人民除了有钱有势的可以不参加这场狂欢，没钱没势的都不可避免。刘飞海可以不参加，因为是黄金周，他和曲向东去了香港。乡下的农民兄弟得参加，不说他们有没有钱，有没有势，因为他们不仅要看护自己的庄稼，还要完成政府下达的任务，这任务就是植树压沙。

张明也算有钱的，但他不去香港，他有比去香港更重要的事。接到石山发过来的策划方案，他一个人在办公室待了整整一个黄金周。

星期一早晨八点半，张明的宝马开进了市政府。他的宝马开进市政府的同时，刘飞海的丰田吉普车也开进了管理局。踏上市政府的第一个台阶，张明想：市长会怎么想呢？踏上管理局的第一个台阶，刘飞海想：香港真是个好地方，曲老板真是个好人啊！

张明的脚先跨进市长办公室。

市长金安对张明并不陌生，省委书记来沙洲调研时，斗风沙节水公司作为沙洲高科技示范项目，接受了省委书记一行人的检阅。在斗风沙节水公司的车间里，张明还就产品的质量及节水产品的前途、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作了汇报。省委书记听了，欣慰地点着头，在张明讲解完后握着张明的手给予了赞美性的肯定。

金安看了张明放在他面前的策划书，紧缩了一个黄金周的眉头舒展了。在这个黄金周里，金安过得很不好，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条沙漠扭出的迪斯科舞，使沙洲白天变成黑夜；使数万瓜农果农的秧苗扭折、花朵坠落；使三名小学生失去了生命；使沙洲在只投入产不出的季节，损失高达一个多亿人民币。

统计部门报上来的数据，一直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一有空就看看，看得心里酸酸的。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为什么总要颂歌伴着悲歌？为什么经济建设总要以过度的牺牲生态资源为代价？

在沙尘暴肆虐后的第二天早上，金安就赶到受灾最严重的青土湖。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一片狼藉，地里的塑料大棚棚膜只剩条条招魂幡样地缠绕在龙骨架上，棚内种植的西红柿落满了一地，黄瓜秧拦腰齐齐地折断。看着田地的满目苍凉，金安的眼窝里含满了泪水。

金安对受灾的群众做了安抚后，来到离青土湖最近的胡杨村。走进黄沙已漫过房顶的村庄，一个破败的院墙后面，几只绵羊在向他们张望。陪行的县委书记叹息着介绍说："这儿能走的都走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也就是些年龄大的、有病的、丧失劳动力的。"尽管世世代代的青土湖人一直也没放弃过守护家园的决心，但青土湖的水干了，青土湖的土地被沙漠一点一点地吞噬，犹如青土湖人的梦，在一点一点地破碎，生存于青土湖的人们，已彻彻底底地沦为生态难民。

"看着他们离乡时颗颗滑落在脸庞的泪，不停挥出车窗外越来越小的手，心是一波一波地被揪住。可每次来到青土湖，看着残墙断壁外的漫漫黄沙，我更希望他们走，留在青土湖，真没什么希望，走了，也是为了活啊。"县委书记说。

"真是酸心啊！"听县委书记说，赶来的青土湖镇镇长刘玉民两眼含着泪花说："每次送乡亲们走，我的心都像被玻璃碴扎着。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有一丝的希望，谁愿意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子？！"刘玉民说完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含在眼眶中的泪花在满是沙尘的脸庞上流了下来。

金安默默地听着，他什么也没说，只感觉眼眶里也有一窝涩涩的泪水在打转。

一行人又来到一座没有顶的用黄土垒的四壁庄院前，县委书记说这是留守的李忠东的家，家里也只有老两口了，儿女们在年前也去了新疆打工。金安点点头推开了院门，看见破败的院子里沙尘遍地，几只瘦弱的绵羊在墙头戏闹着。听见有人进了院子，李忠东老人挑帘从房间里出来，看见自家的院子中站着些衣着光鲜的人，不由得张大了嘴不知该怎么才好。

刘玉民赶忙上前对不知所措的李忠东说："老李爷，这是金市长，他看你来了。"

李忠东老人看了金安一眼，还是很发窘。金安走上前去，握着李忠东的手说："李大爷你好，我是金安，这位是县委书记赵建峰，你该认识吧？"

"认识认识。"李忠东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赶忙请金安屋里坐。

走进李忠东的屋里，金安对老人的生存条件又一次落了泪，他抓住李忠东老人为他在炕边铺枕巾的手说："早就该来看看乡亲们，乡亲们受苦了。"

李忠东说："我们在这生活了一辈子，已经习惯了，就是儿女们苦啊，没个盼头。能走的都走了，全村就剩下我这把年纪的人了。空了的庄子都被沙填满了，羊溜着沙坡几步就上房了。在我们这个沙窝窝里，也只剩养几只羊来维持生活了。"

金安拉着老人的手说："老人家，党中央国务院已批准了青青河综合治理规划，困难是暂时的，我相信，只要我们从上到下一条心，青?湖一定会恢复原来的面貌，你的儿女们也一定会回来建设美好家园的，要有信心啊，老人家，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不能丢失信心啊！"

李忠东老人的眼窝里憋着泪说："不丢，不丢。"

跟着李忠东老人，金安踏着羊的脚印，也上了墙头。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两条张牙舞爪的黄色巨龙，弓着腰，缩着头，把绿洲顶出了一条缓缓的曲线。青土湖绿洲则像一条瘦弱的幼虫，扭曲着身子被两条黄龙夹在中间，仿佛是黄龙嘴边的一口肉，随时都将被吞没似的。金安感觉压抑，更感觉沉重，小若幼虫的青土湖，细如发丝的青青河，怎么才能抵抗住不断膨胀咆哮的汹涌沙海？他又抬了抬眼睛，更远处的沙海中看不到丁点绿色，只有满目苍白，就像位赤裸的老人，贫穷得衣不蔽体，瘦骨嶙峋。

在一旁的赵建峰手指着青土湖对金安说："这儿曾是水草丰美、碧波荡漾的青土湖啊！如今演变为望不到边的沙漠，逼得乡亲们背井离

乡。

“就是脚下的沙子，它以每年8米—10米的速度，从东西北三面合围向绿洲推进，更为可怕的是，几十年来人工造就的52.2万亩林地和长达330公里的防护林带正面临死亡和枯竭，69个大型风口变得无遮无拦，肆无忌惮。”

水呢？青土湖的水呢？

金安昨晚上网时看到了一首有关青土湖的诗歌，他是含着泪读完的，现在站在青土湖黄色的沙地上，他不禁又想起了时时盘绕在他脑中的诗歌：

如果能在地下八百米，揳进一根桩子，拴上牛皮绳子，

我要赶在沙尘暴到来之前，拉住青土湖退缩的步子。

如果能将迷路的风挂上船头，鱼骨为桅、鱼皮为帆，

我要赶在沙尘暴到来之前，把青土湖的大船开回绿洲。

……

今夜的青土湖，月光是惨淡的磷火；那张水土流失的脸，是古铜色的。

最后一个女人，嫁给了远方水边的汉子；最后一匹老马，驮走最后一个儿子；

最后一块庄稼，死于烈日的毒火；最后一间房子，在黄沙之下坍塌；

昨晚的一场大风沙，赶走了最后一匹骆驼；最后一碗烧酒，烧断了老人的肠子。

青土湖位于河西走廊东北隅，由青青河和金川河的下游冲击湖积成狭长而平坦的绿洲带。汉代时泉水出露，汇积成河。境内“潴野泽”的湖泊面积仅次于青海湖，为中国第二大内陆湖泊。至魏晋时期，中上游人口剧增，土地相继扩大，青青河便不得不省武威入姑臧，作为下游的青土湖绿洲开始了“池鱼之殃”。至隋唐之际，青青河已由长流河变为季节性间歇河，“潴野泽”渐渐被分为上百个湖泊，约一百平

方公里的青土湖变为青青河的终点。至宋元之时，昔日“碧波万顷”的水文景观已成为历史。明清朝间，由于积习相沿，无人治理，每况愈下，境内河流只剩不时断流的洪水河。到了民国，风沙暴起，膏粱渐枯，人民开始流离失所。

“青土湖的真正干涸大约在四十年前。”赵建峰向金安介绍说：“1924年以来，青土湖再无水汇入。70年代国家出版的地形图上，已无青土湖一名。”

青土湖的消失，改变了沙洲的气候。青青河中上游人口和耕地面积的暴增，不得不被迫修建座座水库拦蓄有限的水资源。这样一来，青土湖的入水量逐年减少。为了生存和生产，人们不得不大量抽取地下水。地下水是青土湖绿洲的最后一道防线，是青土湖人生存的唯一命脉。

地下水不可能再生，水位急剧下降，导致地下水矿化度呈上升趋势，且由北向南蔓延，昔日的米粮川在地下三百米以上竟无可饮用水和灌溉用水。于是，机井只得打到三百以下。

地下水虽然让青土湖人还在维系，但地下水的过度开采，使绿洲内的大片灌木林、沙棘林、胡杨林以及天然植被的根系离土壤水分越来越远。它们的衰竭和倒下使沙漠长了翅膀，在一个个风沙口，如山洪般肆虐，毁灭着万物，毁灭着许许多多美好的希望。

当青土湖的沙尘被大风挟裹到中南海的上空，中科院的专家带着采集的沙尘样本一路西寻，找到了手中样本的母体，继而把青土湖定为中国沙尘暴“四大策源地”之首。

青土湖绿洲的变迁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他们纷纷前来为青土湖绿洲的命运“把脉”，已有专家说，按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青土湖成为第二个罗布泊绝不是危言耸听，青土湖绿洲的生命存续可能不到十七年。

金安深知青土湖生态衰退的缘由，只是他作为治理阶段的最高首长，脑中不能只单单地问“这是怎么了”，而是“怎么办”的问题。青土

湖已变为废墟，青土湖人已经放弃了，他们放弃的不单单是生存的家园，还有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想到这儿，金安的心变得更加沉重了，一股强烈的使命感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为官一任，谁不想轰轰烈烈干几件看得见摸得着的事，而生态治理，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投入大，见效却难。在中国，生态治理还没有多少成功的范例可借鉴，大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看着无边无际的沙漠，金安心情沉重地走下墙头，他没想到李忠东家门前的土巷口上站满了闻讯而来的乡亲们。他看了看，真是老人多年轻人少。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眼里含着泪花说："金市长，看见你来了，我们就有盼头了。你瞧瞧我们这些老骨头，怕是这样下去，死了连个抬棺材的青壮年也找不出了！"

这时，赵建峰凑在金市长耳边小声地说："这位老人就是治沙英雄赵述柱，在青土湖很有威望。"

金安在没来沙洲前，就从报纸上看到过赵述柱的事迹。看着乡亲们的热情，他感觉一直不断变得冰凉的血热了起来，急速地向前跨了几步，双手握着老人的手说："让大伙受苦了，看到乡亲们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我心里惭愧啊！刚才在李忠东老人家，我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国家已批准了青青河综合治理规划，在这里，我再一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我这次来，就是想和乡亲们商量怎样把规划的内容实施好落实好，怎样才能把我们生存的家园建设好。"

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就是这掌声，让金安再一次坚定了打响青青河综合治理攻坚战的决心。

从青土湖回来的路上，金安就想怎么拉开攻坚战的序幕。看到张明的策划书，他为自己找到了契机。

张明看到金市长拍案站起身向他伸出了手，赶忙也伸出手。他看见市长的眼中有了泪花，也看见了石山作为文化人特有的智慧。

金市长在下午便召开会议讨论落实方案，像青青河管理局一样的有关单位的领导都来参加。会议在紧张而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着。张明

在会议开到半小时时被市长秘书从会议室旁边的房间里叫进会议室。看着掌握沙洲政治文化经济命脉的官员的眼睛一起看向他时，他的心里笑了，再一次在心里对石山表示感谢。

张明没过多地讲策划书的内容和意义，只讲企业的社会责任。他用了十分钟结束了自己的演讲。掌声在他演讲结束时由市长带头响起，因接待水利部专家团而缺席会议的市委书记余华赶到会议室时再一次带头拍响了双掌。

张明十分钟的演讲在一夜之间沙洲人民都知道了，女播音员在电视中热情洋溢的语言让沙洲人在灾难过后看到了希望，增强了灾后自救的决心，增强了对美好生活的再一次向往。

张明的演讲成了一个经典。

第四章 借势出征（2）

2

趁热打铁，张明接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请刘飞海吃饭。这天下午，张明开车来到管理局，把车停在花坛旁，然后提了提气，下车走进办公大楼。

走到三楼，他看见刘飞海的办公室门紧锁着，扭头看见陶青办公室门开着，折身走进。陶青正在网上和一个小妹妹聊天，手啪啪敲着键盘时嘴里边念叨边嘻嘻笑。张明走到他身后问："和谁聊呢，这么开心？"

陶青听音回头看是张明，嘿嘿笑着说："张总来了。你先等会儿，看我怎么把这小妹妹绕个晕。"说着手又在键盘上敲了一通，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小样，跟我玩起了捉迷藏。哥哥我走了！"说完转过身。

张明笑着递过烟，顺手将烟盒放在桌上说："陶局好兴致啊！"

"没什么事，待着又无聊，解解闷儿。"陶青大大咧咧地说着点了烟，吐出一口又问："今儿上朝，是什么事？"

"也没什么事。几天没来了，有点想你们，过来瞧瞧，顺便看看你老哥有什么饭钱还没开。"张明一副玩笑的样子说。

"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还以为你这几天广播中有声，电视上有影的，尾巴翘上天了，把老哥我忘了。"陶青说。

"哪儿的话！忘了谁我也不敢忘了你。"张明说。

这时，电脑屏幕右下角QQ图标伴着唧唧的声音抖动起来，陶青转身双手放在键盘上说："我会会她再和你聊。"

张明笑了笑说："随意随意。"

陶青啪啪又敲了键盘一通，敲完说："你就等着吧？"

"不是约了吧？"张明看他转过身子问。

"约了。还要我电话？！123456789，打去吧。"陶青满脸得意地说。

不荤不素地打着趣，张明听见旁边的办公室门响了一下，不经意地努努嘴说：“是他吗？”

陶青说：“管他呢！”

张明身子向前凑了凑说：“你有皇粮，我还要吃饭啊。这次项目招标可要多关照啊！”

“我这儿好说，只是我丫鬟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关键还在他那儿。”陶青小声说着嘴也努努：“听说来了好几家，你要有准备哦。这几天你折腾得不错，老‘相好’了，局里的人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谢谢了。”张明感觉到一股温暖。

“关键还是在那儿。”陶青的嘴又努努说：“一把手负责制，还不是人家的一句话？！”

“这我知道。只是这段日子感觉生分了。”张明看陶青掏了心窝，也不再藏着掖着了。

“人是会变的，努努力吧，爱拼才有赢。”陶青理解似的点点头说。

张明走出陶青的办公室，特意朝刘飞海的办公室看了看。办公室的门留有一丝缝隙，透出一缕阳光。他犹豫了好大一会儿，还是没进去。来时的想法变了。他觉得在没有十足的把握面前，还是不要摊牌，免得将路一下子堵死。那样，事情会更麻烦得多。

见到许建中时，张明说了自己的担忧。许建中想想也有道理，说再观察几天，看看还有什么来头的厂家参与投标。水搅动起来，才会浑，水浑了，才好摸鱼。

张明点点头说是。忍了忍，他还是把憋了好长一段日子的话说了出来：“要不你找找文强吧，我这心里对刘飞海一点底也没有，文强位高权重，不要说刘飞海，就是市委市政府也不可能不给面子吧？”

许建中对张明的提醒不是没有想过。文强位高权重，不就是说他许建中人微言轻，能力有限？都是一个大学毕业的，文强官做到了副部级，刘飞海也做到了正处，他许建中还是个正科，脸面上的确拉不

下来。还有就是文强对刘飞海怀有成见，刘飞海为了正处的事，找了文强，文强没搭理。各方面因素，都使他下不了决心。

这些事，许建中没法对张明说。沉思了半天许建中说："不到万不得已，文强还是不要去找。林和平那儿去了没？"

张明说还没有。

许建中说："我下午和他在一起。门房的老郭送了一个包裹，我留意了一下，是他的退稿。这是林副局长第三次学术退稿了，他的心情一定很坏。你打听一下，出个书要花多少钱。与其投梨送桃，不如雪中送炭。如果不是太为难，咱就帮他了了这番心愿。"

张明说："明白。"

第四章 借势出征（3）

3

张明没有去管理局找林和平。林和平的办公室张明也进去过几次，和其他人的不同，办公桌后的正墙上的一组书架中摆满了花花绿绿的专业书籍，透过晶亮的玻璃门，自有一种典雅庄重的书香之气。这次管理局权力的角逐，一无背景二无钱的他认命了。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学术上，加上前几年发表的十多篇论文，一直梦想能结集出一本专著。

张明和林和平没什么深交，相互间的碰面也就是在工程现场。在怎么和林和平见面上，张明很是动了一番心思。张明没去林和平家找，也没去办公室，他打了电话请林和平来公司。在电话中，张明语气诚恳地说："林局长，上次你提出的喷灌连接部密封不严、压力不足、喷头旋转速度达不到灌溉要求而留死角的问题，技术上一直没法突破，还要请你来指导指导。"

张明知道这样的事，林和平是不好拒绝的，而且还很乐意示教的。从玻璃窗看见接林和平的车驶出门口，他将装订好的林和平发表过的论文集放在沙发前的茶几桌上，戴了顶安全帽走下楼，来到车间等候。

张明特意交代公司技术人员，林局长到来后，不管提出怎样的改进措施，不管提出的改进措施合不合实际，都要虚心虚心再虚心。

林和平的热情很高，在生产车间面对公司的技术人员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很是耐心地一一讲解。走出车间时，张明悄悄地看看表，林和平在车间待了有两个多小时。

回到张明的办公室，张明一边让秘书小马泡茶一边还在说着谢谢，热情洋溢地连林和平都有点承受不来。林和平接过小马泡的茶，还连连摆手说："张总，过奖了，过奖了。"

张明知道这一系列的前奏还没达到高潮，身上的毛孔依旧绷得很紧。看见林和平的眼睛盯向茶几上的论文集时，张明的心不知怎么怦怦快速跳动起来。

林和平不解地抬头看了张明一眼，张明迎着他眼中的问号装作不经意地说："每次看到林局长你发表的作品，心里佩服极了，一篇篇摘抄下来，不知不觉就成一本书了。林局，你在论文中提到的很多关于节水的新观点，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哦？"林和平摆了摆手，哈哈笑了起来，"都是闲时信手涂画的，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话虽如此说，林和平的手还是翻开了论文集，眼中流露出的神情，就像母亲抚摸着婴儿的脸一般。

张明一看林和平的神情，马上趁热打铁，"林局长，你知道我最崇拜什么人？"

"什么人？"

"文化人。"

张明说："我上大学读的是中文，那时的梦想是做一名作家。我的好多同学，现在不是做编剧，就是搞出版。我虽然误入歧途做了商人，但心底是很羡慕他们的，对著书立说的文化人一直很敬重。"

张明知道许多官员都是学而优则仕的。在骨子里，都把自个儿看做是文化人。文化人，代表着知识和清高，这是官场附庸风雅和中国士大夫阶层沽名钓誉的遗风。果然，林和平欣然接受了，他看着张明说："想不到张总也喜欢创作。说实在的，要不是当这副局长忙，我真想静下心来，做个著书立说的文化人。"

"那是。不对，你现在已经是了。你的论文集我看了不下二十遍。每一次看，都会有新的感受，都会像初读一般。哦，对了，林局长你怎么不将发表过的论文结集出版？"张明说。

林和平的神情一下暗淡下来，合上论文集，慢慢地端起茶杯喝起了茶。

张明希望的气氛出现了，他心理上的陌生和精神上的担忧一点点地消除。他很想说，我帮你吧！但又觉得这话如果由林和平主动说出来，那性质就会有天上地下的区别。

办公室不免沉默了一阵。张明起身为林和平添了水，坐在他的身旁装做什么也不懂的样儿，翻开了论文集。

张明知道，不管项目最后花落谁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负责工程建设监管的委托法人的作用很重要。在公司以往的项目建设中，林和平虽没给予过特殊照应，但也没生蛆到胃。这也就是说，他张明和林和平的关系一直还处在明明白白条条框框规规矩矩中，没有升华，没有达到哥们的高度。从牙牙学语开始到风雨四五十载，每个人都会形成自己的哥们圈子。林和平难道不会有?

林和平主管工程，项目的标书、标书的标底、竞标单位的资格审查他都是具体实施人。从购买标书到竞标、开标，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张明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和林和平成为哥们。如果张明帮林和平解了心愿，那林和平对张明的事不就成了自己的事了吗?

张明还知道，刘飞海对林和平还算可以的。林和平的有些话，刘飞海还是能听得进去的。刘飞海不傻，为官同样需要圈子，需要帮衬，如果重用的一个个都是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主儿，屁股下的位子也只能是过过瘾了。

张明还是决定不由他说出来的好。他在心里?，如果林和平碍于面子不说，他张明也不说。但做，悄悄地做。乌鸦最讨人厌的是嘴，黄牛最讨人爱的是腿。林和平既然这样看重论文的结集出版，对他来说，难道不是一次机遇吗?

第四章 借势出征（4）

4

刘飞海对张明打出的一连串组合拳也在不时地思考着，在心里他能理解，是谁也不可能放弃这样难得的历史机遇，但他对张明这样大张旗鼓地搞又很烦。

作为流域综合治理的主管局局长，他一直觉得这同样是历史赋予他的绝佳机遇，是他创出政绩的机会，使他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沙洲市委市政府已把《青青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视为沙洲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线，抓好了抓准了就可以名利双收。

在市委市政府举行了流域重点治理动员大会的第二天下午，刘飞海在管理局也召开了局务扩大会议，所有科室长列席参加，分别代表本科室汇报了前期工作。

刘飞海听了汇报后，清清嗓子说："青青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的实施任务是空前的，技术要求也是很高的，毫无疑问，我们接下来面对的工作繁重而艰巨，是一场硬仗。市委市政府要求，所有单位和个人都要从大局出发，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重点治理这条主线来展开，对影响重点治理的任何人任何事，要严肃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不肯定就否定，不作为就让位'的纪律要求，来确保治理规划的顺利推进，我也以同样的要求，希望管理局的干部职工，能认清形势，摆正位置，做好分内工作，尤其是不该自己管的事不要伸手，不该自己表的态不要自作主张，只有思想的高度统一，才能齐心协力，落实好重点治理规划。"

许建中觉得刘飞海的话火药味太浓，眼睛的余光扫了扫李开书记，看见他嘴唇动了动，端起水杯喝了一口茶，继续眯着眼靠在椅背上，林和平副局长脸无表情，手中的笔在记着什么，陶青依旧一副瞌睡虫的样儿，双臂抱胸，眼睛似睁非睁，其他的科室长一个个面色凝重，会议室静得只有沙沙写字的声响。

局务扩大会议开到下班才结束，许建中回到家闷闷不乐，对刘飞海的强势他有过预计，但见他这么地不讲策略，这么地眼中无人，心里弥漫了担忧，他不是担忧刘飞海会不会做官，而是担忧自己的付出能不能得到回报，“我可不是农民工，可不能白为你打工啊！”许建中心里说。

许建中正在心烦，张明打来电话说是来了几个朋友，要他出来坐坐。

许建中妻子严云恰好端了饭菜上桌，许建中在电话中对张明说：“饭就不吃了，待会儿如果有其他活动需要参加，再打电话吧。”

在一旁的严云抢过电话说：“张总，除了吃饭，其他的活动我们建中都不去。”张明在电话中说：“嫂子，你就放心吧，建哥是个传统主义者，一直是守身如玉的典范。再说我们的活动都是不超过膝盖的，能出什么事啊？”

严云说：“张总，外面这样的事还少吗？”

张明笑了，说：“嫂子，你就把心放回肚子里吧。”

许建中在家看完了《焦点访谈》，放在茶几上的电话响了。张明在电话中问，是去唱歌？还是打牌？许建中还没回答，手机又被严云抢了过去说：“张总，打打牌吧。”

张明不免在电话那头笑出声了，说：“嫂子，你就这么不自信？”

严云说：“我是怕你们把他带坏了。”

张明说：“哎，嫂子，你这不是骂我吗？你这不是说我是坏人吗？”

严云听张明有点急，瞅了一眼许建中嘻嘻笑着说：“这不是打打预防针吗？预防你们犯错误吗？”

许建中赶到酒店，张明和他的朋友们已在等候了。张明的朋友是从四川老家过来的，一男一女。张明相互作了介绍，聊了几句后，落座搓开了麻将。

打了几圈，许建中发现张明的两个朋友水平和牌运都很好。尤其是小巧玲珑的川妹妹，许建中的牌还在努力组建中，川妹妹的纤纤玉指从头到尾一一推倒了面前的麻将牌，兴奋的咯咯笑声使得胸前也起伏不平。

张明指着男的朋友说："老弟，你小子要小心一点，所谓赌场先赢，情场必有不测，当心小妹妹给你扣顶帽子。"

那个男的一把搂过川妹妹说："我俩的感情比那珠穆朗玛峰还坚固，你就别舍不得口袋了，到你的地盘，不取你的取谁的？"

张明边码牌边说："先别得意，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麻将如人生，没有永远的赢家。"

说闹间，许建中打出一张六万，川妹妹又和了，张牙舞爪地跳跃。张明扭头看了许建中一眼，给了一个很无力的笑容安慰了一下。

许建中知道张明是不愿意自己输得太多，不得不小心了。打牌不放钱，好比吃肉不喝酒，烘托不出气氛。但钱是自己的，打的又不是业务牌，没理由白白输给他人。

不知不觉中，外面变得静悄悄的。许建中刚胡了一把牌，严云的电话就追了进来。严云在电话中说："你在干啥呢，都过十二点了，怎么还不回家？"

许建中还没说什么，张明摇着头从他耳边抢过手机对着话筒说："嫂子，这么快就查岗了？你放心，过一会我就把建哥原装地给你送回?，让你检验，我保证建哥的公粮颗颗在仓。"

四川小妹妹听着笑出声，咯咯的笑声通过话筒传进严云的耳朵，严云刚放下的心又跳了起来，她问："张总，你们在哪儿？怎么会有女人的声音？"

"在酒店呀，紧张了吧？"张明说。

"我紧张什么？你们男人都一个德性。我不是怕他打牌熬久了，身体吃不消吗？"严云说。

张明说："还是有老婆好，干什么都有人惦记。"

许建中说："把手机给我。"接过电话他对严云说："你早点睡吧，我过一会就回来。"

严云说："别太迟了，少抽点烟。"

许建中说："知道了。"

打到后半夜，也不知是川妹妹困了还是手运变了，连连放炮。许建中和张明送出去的钱一一都回来了，许建中还盈余一千多。张明的朋友看打下去也打不出什么好果子，提议散了。

在送许建中回家的路上，许建中问张明，"林和平的事怎么样了？"

张明说："我已将他的手稿交给出版社，委托编辑做呢。成本不是太大，两三万就可以搞定。"

许建中听了点点头说："还是要抓紧，重点治理的动员大会已召开，接下来第一期的项目竞标会就要开了，竞争会很激烈。"

车到楼口，临下车时，许建中又说："刘飞海授意，想要把第一期的项目化大为小，以区域为标段。"

张明跳了起来，说："这龟儿子是不是太黑了点？"

许建中不满地瞪了他一眼，透过车窗看看四周，点了一根烟说："他这不是效仿康熙爷传位吗！第一期的项目竞标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也怕啊！在不能确认得到的每一枚铜子儿都是环保型的迷雾中，他必然会采取天女散花的策略来保证迈出的每一步都万无一失。"

张明还是不明白，问："如此说来，我们只能得个蚁头，这么处心积虑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

许建中拍拍张明的肩头说："你别激动，也别紧张，凡事都有个张弛，都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样也不是坏事。刘飞海的意思无非两点，一是给人机会，一是给自己机会。你想想，竞争对手太多，难免会有防范不到的地方。节水公司，哪个没有点来路，如果你断了别人的路，别人难道不会给你的路挖坑？我觉得这样也好，大浪淘沙。要是都觉得得到的只是个蚁头，还会这么厮杀着拼命吗？没人拼命了，

坚守的不就成了胜利者了吗？不抛弃，不放弃，是我们今后战斗的理念。一如既往，扎实推进，才能享受胜利果实。”

张明看着许建中离去的身影，玩味着他刚才说的话，觉得也有道理。之后他将车开到寒小蓉家的楼口，下车按响了门铃。

寒小蓉正在睡梦中，听见门铃响，不太情愿地下床赤着脚来到客厅拿起话筒，听是张明，打开了楼口的防盗门。侧耳听着张明的脚步声渐进，她轻声地拉开门锁，悄悄站在门后。张明走进黑乎乎的过厅，脚绊到了门口的鞋，他掏出手机借着亮，没看见寒小蓉，顺着过厅走向卧室。

寒小蓉蹑手蹑脚地跟在他后面，待张明的手在卧室大床上摸个空直起身子时，寒小蓉伸出双臂，将脸紧紧贴在张明的后背上。

一股柔柔的情意随后背的温香沁入张明的心房，转过身他抱住寒小蓉，嘴唇昏天暗地地顺着她的额头吻了下去……

床头橘红色的灯亮了，张明看见寒小蓉的眼中闪动着幸福的神采，肌肤如雪，满脸红晕，散发着黑芝麻清香的长发散乱在胸口间，内心不禁又蠢蠢欲动。寒小蓉感受到了张明的反应，脸更红了，但是她抓住张明的手，嘴唇奖赏地在张明的眼睛上亲了一下，将裸露在外的身子缩进毯子中，张明也只好偃旗息鼓，拉开被子然后拉灭了床头灯。

迷迷糊糊中，张明感到寒小蓉像一只小老鼠似的蹑手蹑脚地在房间中进进出出。看看窗外，太阳光直直地射在窗口，窗台上的一盆吊兰随清风微微晃动着，张开小嘴的红色花瓣，点点闪烁。

张明起床顺着声响来到厨房，寒小蓉已将温好的牛奶放在餐桌上。张明去卫生间洗了脸回到餐桌时，寒小蓉微笑着在等他了。

“真想搬到你这儿来住，你要我吗？”张明被家的温暖感动了，喝了一口牛奶说。

“怕是久了，你就腻了，还会搬出去。”寒小蓉的眼里滑过一丝凄楚，别过脸说。

寒小蓉上的是中午班，张明顺路送他到农行营业室。回到公司，秘书小马说："夏辉找你，打你手机不通，电话打到办公室来。他让我告诉你，说有急事。"

张明这才察觉到自己的手机一直关机。开了手机，果然信息台的语音提示一个个叫了起来，张明翻了翻，大都是夏辉的电话。

张明不知这电话是打还是不打，手机又叫了起来。一看还是夏辉的电话，最终还是接了。

张明没等夏辉说话，问出的第一句是："你在哪儿？"夏辉说在月牙泉市。张明松了一口气。夏辉接着说："分公司的选址、装修、注册等一系列的前期工作准备就绪，张总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一趟，顺便定定开业的日子。"

张明在心里算了算，夏辉去月牙泉市还不到一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小子就做完了公司开业前的事，张明不免对他赞许了几句。

张明说："夏辉，沙洲这边的竞标会马上要开了，我能不能去还不一定。分公司开业的事你酌情料理吧。日子嘛，一般都在神仙的嘴中，找个马半?、许半仙什么的掐掐，他们说哪一天是好日子就是好日子。日子选好了告诉我一声，我若去不了，就让公司的副总去。"

夏辉在电话那边说话有些不顺畅了。张明问还有什么事吗？夏辉吭哧了半天说："还是想请你亲自过来一趟压压阵，顺便就分公司的运作方式再商议一下。"

张明说："看情况再定吧。这边真的脱不开身，若能挤出空，我一定来。"

放下电话，张明心中也没多想什么。打发夏辉去月牙泉市，原本就是权宜之计，张明也没想要他夏辉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换句话说，只要他不在沙洲露面，很多事就可少去不少的嫌疑。

第五章 竞争对手（1）

1

张明是从一张《沙洲晚报》上看到绿丰节水公司成立的公告的，顺着标题一字字看到最后，他只觉眼前一黑。

亚菲走进来，看见张明斜靠在沙发上，紧闭着双眼，脸色乌青，一动不动的样子，失声地叫了一声。张明慢慢睁开眼，薄雾中亚菲红色的身影才渐渐清晰起来。亚菲给他倒了一杯水，递到他手中后，顺势在沙发上坐下来依偎在他的怀中，轻声地问："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张明看了她一眼，没说什么。亚菲也没再问，伸出双手抱住他的腰，脸比往常更为温柔地贴在他的胸前。张明被沙尘袭击过的心感觉舒缓了许多。

张明抚摸着亚菲瀑布般的秀发说："你知道常丽丽的来头吗？"

亚菲仰起头，问："怎么问起她？"

张明说："想了解一些她的情况。"

亚菲说："我也是听别人说的，这个常丽丽可不一般，尽管只是个市宾馆的小小部门经理，派头却大得惊人，连管理局的刘飞海都鞍前马后屁颠屁颠地侍候。上个周末还来健身房了，新开了一辆奥迪A6。"

喝着水，张明指着晚报上绿丰节水公司成立的公告对亚菲说："要做老总了，可不要有辆奥迪A6？"

亚菲明白了，说："还听说她贴着一个什么官，在沙洲的地面上，手眼通天。你又多了一个对手吧？"

张明点点头说："还不是冲节水项目来的。亚菲，你还要帮帮我。"

"我能帮你什么呢？"亚菲说。

“你要试着和她接近，最大可能地从她嘴中掏出一些绿丰节水公司的内幕，我好应对。”张明说，“这次竞标，表面上风平浪静，暗地里早已风起云变，杀得红了眼。作为一家节水公司，如果抓不住这次千年难遇的机会，它的末日也就到了。”

“我试试吧。”亚菲看他满脸的凝重，点点头说。

周末，张明拎着装有出版合约的公文包走进林和平的家。

张明将出版社的出版合约书放在桌上时，林和平睁大眼睛看了他好一会儿。看到最后，林和平的眉头皱了，眼盯着张明说：“张总，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张明笑着说：“林局长，我没别的意思。上次出差，遇见一位搞出版的同学。正好我带着你的论文集，顺便留下让他看看。我的那位同学看过后打电话说，他们出版社正准备做一套科技类的书籍，水利科技恰好是个空白。这不，我带着他发过来的出版合约书找你商议，如果你不同意，可以拒绝。这合约上有我同学的电话，他姓关，你可以和他联系联系，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林和平拿起电话，按了几个号码，还是放下了手机，盯着张明问道：“张总，这一切，不是你运作的吧？”

张明还是笑着说：“我又不是搞出版的，我怎么运作？你还是和他联系一下吧，我的那位同学姓关名达天，他还等着你的回话呢。要是你不同意，他们只能放弃，因为这要牵扯版权。”

林和平又看看张明，拨出电话。

放下电话，张明看林和平的整个脸开得像朵灿烂的向日葵。

张明说：“林局长，我没骗你吧？”

林和平要是再说什么就不近人情了，他抬起手在张明的大腿上拍了拍，招呼夫人给张明的茶杯添水。

聊了一会儿，张明准备起身要走，林和平的手在他的腿上压了压，说：“张总，还早，没什么急的事，就再坐一会。”

聊着聊着，林和平就跟张明说起了项目招标的事。

林和平说："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发售第一期的项目竞标书了。"

"这我知道。招标邀请书和日报上的招标公告都注明了日期。"张明说着又装作一副不太在乎的样子说："还不是老一套。不过，林局长到时还要多多关照。"张明的意思是不能表现出太急切，那样来时带的出版合约就显得功利了。但若装聋作哑，一副完全不在乎的样儿，就又太虚太假。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张明觉得无论怎样，语言出口都有难度。

"这次可不同了。"林和平说，"青青河的综合治理已上升为国家项目，市委、市政府根据重点治理规划实施的需要，制定出了三个配套政策性纪律文件，提出了在实施重点规划中加强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的意见以及对违纪违规行为实行责任追究办法。纪检监察部门对项目的发包、建设、管理都要跟踪监督。工程监理都是省厅委派的大学教授。"

张明尽力没表现出惊讶，他说："这样也挺好，至少说明竞标的单位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只要是公平竞争，靠实力说话，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怕就怕暗箱操作，这边吹响战鼓还未冲锋陷阵，那边早有人从小路占领了阵地。"

林和平点点头，说："标书发售后就要进行现场考察资质验证及标前评委会会议，通过现场考察确定入围单位。你跟李开书记的关系怎样？他是技术权威，又是此次评标会的评委主任。决定权虽不在他手里，但建议权在他手中。如果他在考察表中把你的公司列为一号，剩下的事就好办多了。"

张明听着，心里捉摸不定。林局长把话说到这分上，说明他已敞胸露怀了。自己说和李开书记不好，他林局长就会感到有压力，他毕竟不是正职，只是具体负责人。他如果真想帮你，还要考虑怎样去和李开书记理顺关系。说和李开书记关系好，他林局长同样会有想法，怕你看轻了他的作用，显示不出他在这件事上的重要和分量。张明虽然没打算今儿就和他谈项目招标的事，但林局长已将话撂开了。

怎么都难，张明想了想说："我们做节水材料生意的公司，离不开你们搞水利的人。李开书记一直是管理局的高级工程师，每次的项目建设他都是参与者。私下里虽没什么接触，感觉倒是挺亲的。也不知他和别的公司关系怎样？"张明如此说也是实情，私下里他也只是上一次带了一罐铁观音去串了串门。

林和平听了说："李开书记我还是挺熟的，我们还算是师徒关系。"

张明说："这不挺好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说明在一根线上。"

林和平摇摇头说："管理局的大半工程师在一定意义上都算是李开的徒弟，只不过人到了一定的位置是会变的。"

张明知他话中所指，也没说出来。林和平剥了个芦柑给张明说："你还是要和李开书记多走动走动，这样我说起话来也好办一些。"

张明点点头说是。他知道林和平这是为他自己找了条退路，没有把握的事，换了谁也不敢应承。刘飞海那儿他是不便直接去说的，说了也不一定起什么作用。和李开，帮忙说说，倒也不会留下嫌疑。管理局里虽说李开只是个管党建的书记，但技术权威是上上下下公认的，刘飞海在项目工程上也是不能完全绕得开的。

两人都吃着芦柑，林和平吃完一瓣擦擦手说："项目自启动以来，每天都有相关的文件下达，整个管理局都有些谈项色变、如履薄冰了。项目建设最终花落谁家，还要看竞标的最后结果。对于你公司的实力，管理局还是有数的，我不知道别的评委会怎样看，在我这里，可能也不会再投哪家公司，你明白我的意思？"

张明说："那谢谢林局长了。"

从林和平的家出来，天上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小雨。坐在车中，张明把跟他的谈话回味了一遍，觉得找到的切入点还是蛮准的。张明

对他最后的表态还是很满意，虽然都没有点明，但响鼓不需重擂，响声自在心间。

第五章 竞争对手（2）

2

沙洲的雨一般都是浊雨，夹杂着沙尘的雨点打在玻璃上，像泼了泥水一般。张明打开雨刷，不一会，雨刷像在泥中泡过了一样。

张明的车驶到“泡泡”洗车行时，雨停了。从超车道蹿上来一辆丰田吉普车，尾灯一闪，拐在洗车行前的台阶上，嘎地停住。张明放慢车速，扭头看见丰田吉普车上走下来的是刘飞海的司机小黄，不知怎么的，他脑中闪了一下，如果能和小黄的关系搞好，也不失为接近刘飞海的一条途径。领导的司机，就是皇帝身边贴身的太监，抬你便当，扎你更顺手。张明想着也将车开到洗车行前。

下雨天，洗车行的生意很好，里面的车还在水汽中，外面的车已排成一溜等候了。张明从车上下来，小黄正骂骂咧咧地从洗车间走出来。张明叫了一声小黄，小黄走到他的车前。张明说洗车？小黄说你也？张明说看样子一时半会没空位，上车等等吧。

在张明的车上，小黄说刚从省城回来。张明问刘局呢？小黄张开的嘴巴在一瞬间又合上了。张明笑笑拿出一包软中华扔在他怀中，小黄接过烟放在鼻子下嗅嗅，取出一根点着了，只是手还捏着香烟盒。

天南地北地聊着，天色就有些暗了。

“泡泡”洗车行旁边是一家娱乐宫，变暗的天使得它的霓虹灯灿烂起来。张明按下车窗玻璃，伸出头朝前看了看，缩回头说：“还得等一会，到饭点了，一起去吃个饭吧？”

小黄有些犹豫，张明问是不是有急事？

小黄说：“就是不知道刘局还用不用车？”

张明叹了一口气说：“你也真够辛苦的，这么晚了不会还有事吧？”

小黄苦笑着说：“我们拉车的，哪能和你们老板比。”

张明拍拍小黄的手说："真够不易的，怎么说也得吃饭吧。"小黄还犹豫着。张明说："你的车放在这儿，跟服务生说一声，吃完饭车不也洗完了吗，两不耽误。"

小黄想想也是，问："那你的呢？"

张明说："我的车明天洗也不迟。"

小黄说："那就吃点饭吧。"

张明的车又驶上车道，因下雨，街上的车比往日少了许多，张明将车开得如箭。不一会儿，张明的宝马开到"鸭鸭"小吃停车位上。张明说："不介意吧？若不是你等得急，咱俩就能去'得月楼'坐坐了。"

小黄说："介意什么？很多时候他们在上面酒肉臭，我就在地摊上凑一顿，像个猫似的还得蹿回车候着。"

张明说："真难为你。"

小黄说："天生就是个奴才命，怨不得谁。"

走进大厅，嘈嘈嚷嚷的声响此起彼伏，不同的口音夹杂在一起，更像是一窝煮开了的火锅。走到一回民摊前，小黄说："来碗羊杂碎吧，完了再来一小碗面。"张明说行。两人在摊主的吆喝声中找出人堆中的空隙坐了下来。

张明在没成为老总的岁月时，很多的饥饿就是靠在排档中填充的，成了老总，在这小地方吃饭的日子越来越屈指可数了。坐上油腻的椅子，面对油腻的桌子，看着油腻的手端着油腻的碗筷，张明的眉头虽然不可避免地皱了皱，但还是有种久违的亲切。

小黄点了饭，张明看胖乎乎的老板娘用火钩捅了捅火炉，煤灰滚滚而上，老板娘放了油锅，一会儿油烟也滚滚而出，伴随着青菜下锅，噼噼啪啪的声音激烈而生动地响了起来。

服务的小姑娘端上来两小碗面汤，张明看看碗沿的边角没有什么痕迹，心放了下来。小黄要了一只羊头，骨茬嶙峋的羊头端上来时，张明的眉头皱了一下，小黄说："吃啥补啥，这羊脑髓可是个好东

西。”说着接过小姑娘手中的塑料榔头，戴上塑料手套，熟门熟路地撬开颅腔，用小勺掏出碎乎乎的羊脑髓举到张明的面前。

张明摆摆手说：“我吃口条。”小黄笑笑一口吞了下去。

张明原本是怕羊腥味的。来西北这么些年，他也渐渐变换了口味。但要像小黄这么生猛，他的心还是会怦怦跳的。小黄也不勉强，只顾自地就着蒜瓣，吃得满脸汗珠。两个人又喝了瓶啤酒，都要开车，不敢多喝。

在回来的路上，小黄的手机响了。小黄说是刘局的，张明扭小了音响。张明听刘飞海在电话中问，在哪儿？小黄说，在洗车行。刘飞海说，车子还没洗？小黄说，正在洗，车子太多，正排着队。刘飞海说，还没吃饭吧？小黄说，没有。刘飞海说，那你车子洗了，回去吃饭。小黄问，你怎么回来？张明听刘飞海在电话中说，我和你常姐有个事说说，我坐她的车子回来。

张明听见自己的心咯噔脆响了一声，他装作若无其事，将车开到洗车行。丰田吉普车的前面还有三四辆车，小黄骂骂咧咧起来，擦车行的老板满脸堆笑，连声说“就洗就洗”。张明想从小黄的嘴中得到点有关常丽丽的情况，出来圆场。

天整个暗了，旁边的娱乐宫爆炒出震耳的音乐，张明提议去唱唱歌，小黄说行。两人将车钥匙交给洗车行老板，走进歌厅。

如今的歌厅已是男人们地地道道的逍遥宫，更是男人们建立圈子的最佳场所，歌厅里的特殊服务是男人们最热衷的，混官场趟商界的很少有不知其中滋味的，在这个场所，男人们可以忘了整个世界，可以随心所欲，无忧无虑中建立起来的关系才称得上是铁打的。

在小姐的带领下，两人来到一间包房，小姐打开电脑点了歌，问还要什么茶点。张明让上几份果盘，上一瓶XO。服务小姐写好了单子准备要退时，小黄说：“再来两罐优酸乳。”

服务小姐刚退出，走进两个陪唱的靓妞。靓妞一进门便扭着腰肢坐在张明和小黄的腿上，低低的小吊带从胸口洁白的山脉间散发出浓

浓的香水味。张明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小黄看着嘿嘿笑起来。

服务小姐很快上了茶点、酒和小黄要的优酸乳。张明原以为他是为小姐点的，没想到小黄插上吸管自个含在嘴中一口气吸到肚子里。两个小姐闹意见了，摇着他俩的脖子像看见携食回来的鸟妈妈一般娇声滴滴。张明拍拍怀中妞结实圆润的臀部，叫来服务小姐为她俩也点了优酸乳，还特意加了几份果盘。

小黄说："要优酸乳是为了驱除口中吃羊头时留下的蒜腥味。"小黄这么一提，张明忽地感觉自个的身子也腾地热了起来，他不知是吃下的羊肉发挥了药性，还是对怀中的妞动了想法，只觉通身燥热难当。

张明让怀中的妞下来倒酒，四个人举杯都一口干了。张明不愿和妞再搂抱了，拿过话筒递给妞站起来唱歌。

唱着《两只蝴蝶》，张明回头看小黄已把怀中的妞压在沙发边上，手在妞的胸口游走。张明心里笑笑也搂过和他唱歌妞的肩又一次亮响了嗓子。

连着唱了几首歌，小黄凑到张明的耳边说要出去一会，张明微笑着点点头，说："这个要不要带上，去练个'双飞'？"

小黄邪笑着，说："不了，这个还是留下陪你唱歌吧。"

在包房唱歌的张明，已和陪他的妞喝下了大半瓶XO，他起身上了一趟卫生间，顺便把单买了。回到包房时，看见小黄还没回来，斜靠在沙发上的妞撅着嘴虎着个脸。张明问怎么了？妞瞪了他一眼，又别过脸。张明笑着坐在她的旁边，说："别虎着脸了，你的三两肉钱我预付了，待会和她一样去结台费，这是单子。

又唱了几首歌，小黄才红光满面地回来了。

张明看看表，快零点了，打发两个妞走了。张明想从小黄嘴中掏出点东西，又忍了，只要了他的电话号码。

小黄说："张总，谢谢你了，以后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你尽管开口。"

张明说：“小意思了，只要兄弟尽兴。”

走出娱乐宫，洗车行的灯还亮着，两部车子早已洗得干干净净地停在门前。小黄抢先掏出皮夹付了钱，张明也没多说什么。

丰田吉普车在前，张明扬扬手说再见，小黄也扬扬手说再见。张明看他躬身进去后打了一声喇叭又将车窗按下来，朝他挥了挥手，张明也打响喇叭。两辆车开上路，一左一右地飞驰进车流中。

第五章 竞争对手（3）

3

绿丰节水公司的造势很猛，张明在晚报上天天可以看见通栏的报道，中间还标满了许多的奖牌、锦旗、感谢信。他们连电视、电讯资源也整合得挺火，不仅在黄金时段滚动播出大幅广告，还搞了个全民都可参与的“绿丰杯青青河综合治理知识竞赛”，不单单是总决赛的冠亚季军可分别获得三二一万的奖金，凡是入选决赛资格的都可以获得每人五注当期机选的福利彩票。一时间，沙洲街头巷尾男男女女的兴致和好奇都被调动起来，手中的手机小老鼠一样地吱吱乱叫。谁也不愿放过啊，发一毛钱给移动公司，说不定回报的就是万元大奖。还有那五注当期机选的福利彩票，敦煌那边可刚刚有人摸出一张一亿二的福利彩票，一亿二，顶得上沙洲市十分之一的财政税收了，有几个人的一生能挣到一亿二人民币？

连张明对常丽丽的手段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在接到绿丰节水公司开业典礼的请柬后，张明决定去看看。

张明原本想和亚菲一起去，后来想想带亚菲去不太妥。假如让常丽丽看见他和亚菲的关系，那亚菲还怎么从常丽丽的嘴中掏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呢？他决定带寒小蓉去。

上午十点，东部开发区新落成的写字楼前的正中央摆了一溜贵宾台，鲜花簇拥而成的拱形门宛如一道彩虹横跨在贵宾台前，红气球书写着标语随风摆动，沙洲有名的“夕阳红”老年秧歌队也来助兴。整个场面，人声鼎沸，热闹异常。

常丽丽着一身合体的淡紫色裙装，紧裹着浑圆的臀部宣洒出妩媚修长的玉腿，透露出万种风情。张明看她高昂着头，浅露玉齿和来宾握手招呼，算得上是位指挥镇定的巾帼模范。

张明又看了看贵宾台，正中央坐的是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刘国泰，一旁是满头白发的原沙洲人大常委会主任祁成文，另一旁是管理

局长刘飞海。张明特意看了看刘飞海，只见他笔挺崭新的西服上，戴着鲜艳的红色领带，神态别样地意气风发，和最边上坐着的曲向东亲切交谈着。张明看着刘飞海圆润的下巴，心想，人这东西真沉得住气，难道他真忘了斗风沙节水公司的保险柜中还有他的一盘录音带和一张四十万人民币的借条?

十点三十分。典礼开始，礼炮齐鸣，乐队奏出的欢快乐曲响彻云霄，贵宾台上的领导依次走下来为绿丰节水公司开业剪彩。

各方代表在礼宾台前讲完话后，来宾排成一条长龙进入绿丰公司参观。寒小蓉说不去了，她的班到点了。张明说要送她，寒小蓉用她的那双大眼睛看着张明说，不用了，她打车回去就行了，让他去忙他的。

张明帮寒小蓉打了车，回到写字楼前，大部分来宾都进去了。他走到玻璃门前推开门，随后面的几位稀稀疏疏的来宾上了楼。

绿丰公司在六楼，张明一出电梯，首先看到的是差不多占半面墙的公司招牌。张明在迎宾小姐的带领下先去走廊旁的礼品柜上领取了五张福利彩票。拿着彩票，张明看整个公司布置得得体合理，一溜蓝白相衬的工作间中，业务员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走廊的一旁是总经理办公室，宽大的贴色玻璃可以俯视整个工作间。

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张明走了进去。走进的一瞬间他还想会不会碰见常丽丽？碰见了又会说些什么？他没想到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溜着眼睛打量了起来。办公室很宽敞，窗明几净，房中间铺着一张羊毛地毯，硕大的老板台闪着棕色的油光，桌上的物品排放整齐，老板椅的后面是一排占据了一面墙的书柜带博古架，正中摆放着一尊绿色的天马，马鬃随风飘逸，马尾翘向天空，三蹄腾飞，右后蹄踏在一只飞燕身上。

张明不禁对常丽丽刮目相看了，就这布置，没有一定品位的人是难以做出的。张明的眼睛盯了一会儿博古架上踩云追鸟的天马，对对手的能量感到一丝寒意。

第五章 竞争对手（4）

4

张明刚要退出，走进一个人，两人的目光相碰，不免都笑了起来。

张明伸出手说："真巧？"

紫漩也伸出手说："应该说真这么不巧。"

张明看紫漩眉目转动，嘴唇若隐若现地挂着娇媚，心尖又晕了一下。紫漩笑吟吟地说："还拉着人家的手干吗？是不是欠我的一顿饭不想还了？"

张明看她调皮起来，握她的手更紧了，说："怎么，还惦记着呢？你不是说我是虎口吗？"

"这不，大獠牙都露出来了，还说不是。"紫漩说。

"你怎么会在这儿？"张明问。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紫漩回答说。

张明笑了笑，眼睛还看着她。紫漩也没躲，也看着他。两个人好像高手过招，拼着内力，只是手还在一起，谁也没松开。

这时，常丽丽走了进来，看见他俩手拉手，问紫漩："小紫，这是干吗呢？"张明赶忙松开手。紫漩回过头说："常总，斗风沙节水公司的张总来了。"

张明伸出手握了握常丽丽伸过来的手。常丽丽说："原来是张总，怠慢怠慢。"说着请张明入座，吩咐紫漩沏茶。

常丽丽在老板椅上坐定，两手五指交叉放在桌上，笑眯眯地说："张总，你可是我们这行重量级的人物，以后还要你带着走呢。"

"哪儿的话。"张明也笑着说："常总，今天你可让我开眼了，场面搞得这么隆重。"

"是吗？"常丽丽的脸开得像朵牡丹花一样动容。

“尤其是这五张福利彩票，创意太绝了，这比什么纪念品都新颖得多。面值虽然只有区区十元，但它带给人的是一个发财致富的梦想和祝愿。说不定真中了百万大奖，那常总此举，影响可就深远了。”张明说。

常丽丽咯咯笑起来。这时，紫漩沏好茶端到张明的面前。常丽丽指着紫漩说：“都是这丫头的点子。”

“是吗？”轮到张明吃惊了。

紫漩抿嘴一笑，飞了张明一眼，整个脸通红的。张明的心又如爆竹炸了一般，心尖滚过一阵雷鸣。有常丽丽在，他极力定住神，端起茶杯喝了口水掩饰了过去。

绕了几个圈，张明还是忍不住问常丽丽：“常总，你对我们这行的前景怎样看呢？”

常丽丽听了，盯着张明嘴角抿出一丝笑，说：“张总的意思是我为何要进入这一行吧？说说也无妨。我在大学是学地理的，虽说毕业后一直从事服务业，但对我们生存的家园还是比较关注的。人类一切赖以生存的物质都来源于生生不息的土地，在人口激增、经济快速的发展中，人类一直在向资源无限地索取，一天天、一年年，我们生存的家园被剥了外衣，被抽干了水分，沙洲人只能和沙子为伴了。当我们生存的家园不堪重负，已不能继续满足我们的索取、开始对人类的行为给予惩罚时，我们才意识到生存已到了危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了水土，上帝还如何造人，女娲还如何补天？作为沙洲的子孙，我觉得我有责任加入到这场保卫家园的战役中来，加入生态文明的建设中，为留住家乡的最后一点绿，尽点微薄之力。”

张明觉得自己问了个最臭的问题，他点着头对看着他的常丽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常总真是朵铿锵玫瑰。阴阳五行说‘水多生金，土多生木’，人与五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有常总这朵铿锵玫瑰盛开在沙洲大地上，青青河流域的生态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

在一旁坐着的紫漩扑哧笑出声来。

常丽丽的眼睛也笑为弯月，说："张总，你可真逗。"

"常总，"办公室的门轻轻被推开，一个留着寸头的阳光青年在门口问道，"车已准备好了。"

常丽丽看着他，极力忍住笑说："我知道了，你在车里等我好了。"说着话她站起身。

张明说："常总有事，请忙吧，改天请光临斗风沙。"说着也站起身来。

"真不好意思，还要去电视台一趟，准备晚上的知识竞赛。"常丽丽边收拾自己的包边歉意地说。

"那我就在电视中一睹你的风采了。"张明对走到他跟前的常丽丽说。

"好，张总，"常丽丽和张明握手说："今天真不好意思了，小紫，你陪张总转转，顺便请张总看看哪儿还有不足的地方。"

张明说："客气了，客气了。"

常丽丽走后，紫漩挤着眼说："撞树了吧？一个女娲补天，一个阴阳五行。"

张明没正面回答，问："你怎么会在这儿？"

"没词了吧？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紫漩回答说。

张明没话了。口袋里的手机铃响，使他躲过了窘迫。许建中问他在哪儿？张明说在绿丰节水公司。许建中说正好跟你说这事儿，你到广场等我。

挂了电话，张明说："又不巧，本想请你吃饭的。"

紫漩说："你就诳吧。"

张明说："和你见面，我真的很高兴。知道我的感受吗？我的心情激?极了，心潮澎湃极了，整个感觉就是幸福得像花儿一样开心极了。"

"极你个头，"紫漩很受用地说，"这还差不多。"

第五章 竞争对手（5）

5

张明没想到夏辉会回来。他来到公司，看见夏辉坐在门口和小马聊得很热乎。张明走到他面前，脸阴沉沉地问："那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问着头也不回地进了办公室。夏辉对小马吐吐舌头忙跟了进来，并赶忙拿起桌上的杯子泡茶。放下杯子他站在老板台前咧着嘴说："张总，你也不给我回话。这不，我回来跟你汇报来了，"

张明白了他一眼，说："那边的事怎么样了？"

"就等着你定日子，剪彩了。"夏辉说。

"不是跟你说让你定吗？到时我去不了的话，让副总去。"

"我寻思日子还是由你定了好，还有……"夏辉说到这儿停住了，眼睛看着张明，嘴唇翕动着，却没发出声来。

"还有什么？"张明问。

夏辉鼓了鼓勇气，从包内掏出一份协议书，双手呈给张明。

张明接过问："这是什么？"没等夏辉回答，翻了起来。

夏辉一直注视着张明，看到他将协议书看到最后抬起眼，赶忙躲开了。

张明盯着夏辉，克制着把从内心翻涌上来的股股恶气压回去。压着压着，他想想这样自己也没多大亏可吃，夏辉拟定的协议书中心思想也没什么想不通之处，无非是想掌控经营自主权，承包制在中国大地上不都检验了三十多年了吗？检验的结果不都是成功的吗？他在心里反复掂量着，眼光随内心的活动渐渐变得柔和了很多。

张明望着夏辉说："照你的意思，咱们以后就不是上下级关系了，是合作关系，是同行了？"

"看张总说的！"夏辉赶忙说，"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你带的，我只是想让经营活泛一些，这样更有利于业务的开展。"

“哼，”张明看夏辉是胸有成竹了，心想，若真要答应，不妨把事做干脆了，这样还能留个好，还能维护之间的关系，于是说，“想要自主权，也不是什么坏事，只不过，这样一来，你的启动资金我是不是就……”

“这正是我要求张总的，”夏辉这次没怎么犹豫，说，“资金的事就不敢再劳张总了，只是先期的货还要张总铺一点。”

“这不是一样吗？”张明看着他说。

“还是要请你多帮帮忙，我在协议书上已写明了，公司的招牌不变，公司开展的依旧是斗风沙的业务，只经营斗风沙的产品，”夏辉说。

“听起来倒是不错，只是这样，你惹的麻烦也是斗风沙的。”

“看张总说的。这在协议书上可以写明。”夏辉说。

“别的我都答应你，铺货的事我也可以考虑，只是你不能用斗风沙的牌子。不是我的公司，就不要让我跟着操心。这样对你也好，可以创建自己的品牌。”

“那太谢谢张总了。张总你放心，我决不会做对不起总公司的事，我打心眼里是敬佩、感激张总的。”夏辉原来担心张明不同意他自己创业，现在看来担心是多余的，不免真挚地说。

“好了好了，客气话就不用说了。只要你将公司的业务做强做大，就是对我最大的感激。公司开张的日子定好了，告诉我一声。能去我一定会去捧场的，若抽不开身，我派李副总去。”张明说。

夏辉说：“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张明说：“客气话就不要说了。”

第五章 竞争对手（6）

亚菲看见常丽丽跳完健身操，赤着脚走向洗浴房，也从柜上要了一套洗浴用品跟了进去。推开门，亚菲从弥漫的水汽中看见常丽丽脸上敷着白毛巾，赤着身仰躺在硕大的冲浪浴缸里，身旁簇拥着泛着红点的小鱼。那身体真是勾魂摄魄的，丝般的肌肤，起伏有形，白里透红的大腿，圆润光滑……亚菲看着看着，眼中也有些嫉妒了。亚菲退了身上的浴衣，光溜溜地走到浴缸旁，伸脚探了进去，也将身子仰躺在浴缸里。不一会儿，她感到小鱼的粉唇撩在她的四肢上，痒痒又惬意。

泡了一会儿，亚菲取下敷在脸上的白毛巾，两手随意地撩着水花。她看见常丽丽也取下脸上的毛巾，装作惊讶，说："我还猜是谁呢？原来是常姐这条美人鱼，亏这进出的都是女的，要是允许臭男人进入，常姐这身子……"说到这儿亚菲的手在常丽丽的胸口摸了一把接着说，"还不把他们的眼珠子都憋出来？！"

常丽丽的身子咯咯颤了起来，她一把打掉亚菲的手，受用地瞅了亚菲一眼，"这小妮子，真该撕烂你这嘴。"

亚菲嘻嘻笑起来，说："常姐，你可有段日子没来了，最近忙什么呢？"

"忘了告诉你了，姐刚开了一家公司，在东部小区。回头我给你张名片，上面有地址，有空过来玩。"常丽丽得意地说。

"哇！"亚菲故作不知，叫着坐直身子，身旁的小鱼也随着水花四下散开。"是什么公司？常姐你真牛啊？"

常丽丽对亚菲的一惊一乍皱了皱眉，用毛巾擦擦溅上脸的水珠，也坐起身子，说："至于这样吗？！你也不错嘛，我在你这个年龄还在宾馆的洗衣房给客人洗床单洗被套呢。真羡慕你们，青春亮丽，生下来就碰上一个好的时代。"

“我们有啥羡慕的，还不是一天天赶着日头下山，早烦死了。”亚菲说。

“知足吧你！”常丽丽说。

亚菲看这样聊下去可能绕不到主题，撅着嘴点点头问：“常姐，你公司主要做什么？”

“节水。”

“节水是干什么的？”亚菲装作一脸无知，问道。

“你是沙洲人吗？”常丽丽问。

“我是，地地道道标标准准沙洲人。怎么了？有关吗？”

“真是丧家犬不知家仇国恨。知道青青河综合治理规划吗？”

“知道，电视台天天报道，晚报上也在天天刊登。这是政府的事，和你的公司有关吗？”

“怎么给你说呢？这是政府的事，可市长能拿一把铁锹一个人去治理吗？真是个傻丫头。”

“喔，这样说我好像懂一点了，这就可以说青青河综合治理是市长的事，市长一人做不了，市长就拿钱雇你的公司。可以这么理解吧？”

常丽丽笑了，说：“可以这么理解。跟你这小妮子说事挺晕的，多看看电视报纸吧！我去蒸气了。”

坐在回旋着蒸气的木房子里，常丽丽手中的毛巾又敷在脸上，长长的，她舒着气，放松四肢。这几天忙啊！忙得她真想这样躺着睡过去好好地享受享受。可，能吗？一辆驶入轨道，高速疾驰起来的列车，说刹，能刹得住吗？

真舒服啊！如果儿子粉嘟嘟的小嘴叼叼乳头，该是怎样的惬意啊！一个人独处时，她总会想起儿子。儿子该上三年级了吧，后妈对他好吗？金柱还能在儿子面前提起她这个生母吗？提起了又会提些什么呢？

常丽丽感觉从眼睛滑出两颗泪珠，泪珠又滑进嘴角，沁入心尖，咸咸的，心尖缩了缩，又一阵痛楚。

想到自己在儿子刚满二周岁时就被金柱从家中赶出来的场景，常丽丽所有的恨都转接到刘国泰身上。就是这个刘国泰毁了她的纯洁，毁了她本应该享受的天伦之乐。

她本是县宾馆的一名员工，老公金柱在法院当法官，儿子臭臭活泼可爱。一家人原本过得开开心心、其乐融融。如果不是遇上刘国泰，她的家和千万个普通的家庭一样过着普通又不失欢乐的日子，她本人也和千万个家庭中的小女人一样享受着老公的疼爱、儿子的欢快。但是她偏偏碰上了刘国泰，就像在马路上散步的一个行人，原本走得好好的，但冲过来的一辆车不东不西地就撞在她的身上。

被车撞上了身，日子还能和从前一样吗?

她不恨金柱，是个男人都会那样的。如果一个男人面对自个的老婆出轨而无动于衷，这个男人也就没什么值得留恋值得珍惜的了。金柱那次下手真狠啊，她整整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更可气的是金柱还不让儿子臭臭来她的房间，而是送给婆婆带。不过金柱还算有心，没对他家里人说她的事，只说她出差去了。对这一点，她在伤痊愈后，还是对金柱有感激的。

怀着羞愧的心，她一天天地想忘记屈辱，想和金柱从头再来，想做一只即便修行千年只要能重获新生的白狐。可刘国泰却不放过她，在和刘国泰的又一次撕扯中，她整个人被刘国泰肥胖的身体压在了沙发上。手脚动不了了，她向刘国泰浮满淫威的脸上吐满了口水，刘国泰却把她的口水当做太太口服液喝了下去。

夺门逃出后，她一连两个星期没去上班，关了手机窝在家中。但作为县委书记的刘国泰有的是招，他一纸命令将金柱从县法院副庭长的位子上撸到没有电只能吃雨水的山沟沟里。

她真想不出还有什么招能逃脱魔爪了，金柱所有的怨气都撒在她的身上，累了就喝酒，喝醉就吐，吐了就骂，骂了就砸。她感觉整个世界到了末日，那个时候的她真想死。要不是儿子甜甜的笑语支撑，她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能让她有活下去的理由。

她是主动去找刘国泰的。

当她走进刘国泰办公室的一刹那，她知道她的一生要变轨了。

刘国泰拿起电话对她说："是个男人都有占有欲的，看见美好的事物没有不想据为己有的，我喜欢你。"说着刘国泰把电话打给法院院长。她清晰地从电话中听见法院院长说，金柱完全有能力出任法院副院长。

打完电话，刘国泰说："你乖一点，好处多多。你的事你自己处理。在我这儿，我不希望你惹祸。若惹麻烦，搅得鸡犬不宁，老婆哭孩子叫，挡了晋升的道，我同样不放过你。"

从刘国泰的办公室回到家，她看见金柱闷着头在沙发上喝酒，听见她进来，看也不看一眼，只一杯又一杯朝嘴中灌酒。

她咽下不断朝眼眶集结的泪，对金柱说："离婚吧！"

她记得那一刻她哭了，她用手捂着脸，忍不住地号啕大哭，她觉得金柱挺好，她觉得家挺好，可要碎了，金柱已是吃了秤砣铁了心。

在县里，她没有向刘国泰提出过一点要求，刘国泰给予她的她都拒绝了。一年以后，刘国泰上调沙洲副市长，她对刘国泰说："这一天，我等了很久了，带我去吧。你放心，我不会跟你争大要小的。我只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

她记得刘国泰听了后什么也没说地看着她，两眼定定地像是不认识地看着她。

她坚定地说："你一走，我不可能再伺候别人。"

刘国泰说："你出师了。"

蒸气房的门被推开，如雾如烟如云如蒸气的一幕幕往事也被打断了。

第五章 竞争对手（7）

亚菲打电话向张明汇报说："任务完成得不好，没得到有用的情报。"张明问了问细节，安慰说："继续努力，要发扬硬骨头六连女兵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争取最大胜利地拿下阵地。"亚菲手持电话铿锵地说："是，保证完成任务。"说完便咯咯笑起来。张明听着也笑，说："出发吧，我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放下电话，张明对刚才两个人的对话不免笑了笑。形势逼人啊，不然真想过去放肆地逗弄她。

张明陷入了沉思。都说打仗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自己呢，在大战之际，只知对手是谁，但是对手的能量到底有多大？火力到底有多猛？软肋在什么地方？通通都不知道，这仗怎么打？张明躺在沙发上苦苦思索着。

这时，手机信息的提示音响了。张明调出看是寒小蓉发来的短信：

悄悄为你降临的，是好运；静静为你绽放的，是开心；默默为你祝愿的，是幸福；深深为你祈祷的，是平安；提前祝愿你六一节快乐！请凭此短信速到幼儿园领取擦鼻涕手绢一块，擦掉鼻涕快快长大。

张明嘴角撇出丝丝欣慰的笑，这大概是寒小蓉能做出的最调皮的事了。有一次，张明想开发开发她的性虐狂，没想到她的眼中挤出了泪，张明花了一个多小时才使她的泪变为花，使她的脸变为羞答答的玫瑰。

张明摆弄着手机，给寒小蓉回了一条短信：很想找个人回忆一下吃奶的感觉。

没等寒小蓉回信，张明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个人。想起这个人，张明的脑中唤醒了记忆中那沉睡多年的梦。

你为什么要长得像方霞呢？是你的错！你为什么恰恰又加入到对方的阵营中跟我火拼呢？还是你的错！

寒小蓉的短信来了，但张明顾不上看。他的手、他的脑都在想起的那个人身上。他的头脑不断发热，他的嗓子不断冒烟，他的手在手机屏上缀出一串串灿烂的桃花。

发还是不发？

张明在一遍遍问着自己。毕竟不是那个年代了，如果对方不理？甚至于捏为笑柄？她毕竟还是对方阵营中的干将啊！

她的手机号码在那次互换名片后就储存到他的手机中了，只要手指轻轻一按键，他写的那首小诗，他心中的盛开出的一朵朵桃花，就如一个小小的精灵在黑夜中飞翔，飞到一个他还不能确知的桃花岛上。

自己在期待什么呢？自己又在害怕什么呢？

张明最后还是将自己盛开出的桃花收归于心，但心中的那份躁动久久不能回落，依旧像流感繁殖后的病毒在侵扰着他。一颗小石子会激起千层浪，但一颗小石子也能投出去听响探路。

张明将寒小蓉祝愿他六一节的短信转发了出去。